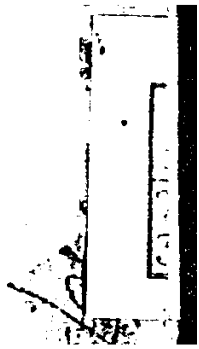


# 山東人民的新生

宿士平編

東信書局印行





2000

五九四一〇

編士宿

生新的民然東山

行印店書北博

# 生新的民人東山

編輯者

宿

士

平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勃利 鶴立  
哈爾濱 牡丹江 依蘭 樺川  
東安 北安

印刷者

東

北

報

二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元

價定冊每

佳.10000. 版初月九年六卅國民

628,504  
703  
3



# 目 錄

前言.....	編者(一)
奮戰苦鬪中的山東軍民.....	姚潛修(一)
艱苦鬪爭在魯南.....	張雨帆(一〇)
魯南的新氣象.....	彭畏三(一六)
再見天日的泰石路北.....	陶 鍾(二二)
諸膠邊人民有了希望.....	白 刃(二五)
泊兒鎮解放.....	王永生(三〇)
諸莒邊的新生.....	康 莊(三四)
老沂河沸騰了.....	高 乙(三九)
臨朐無人區的新生.....	呂若麟(四四)

被解放的處女地	景疇村 (五九)
大山前村全面上升	文非 (六三)
上昇中的西筵賓	秦玉如 (七〇)
蒸蒸日上李家莊	包慧 (七四)
富裕的尤家埠子人民生活	楊筠 (七八)
王順莊的新面貌	李海琨 (八六)
大王家莊翻身了	盧正 (九一)
豐衣足食在木廠	盧正 (九五)
生產發家的楊家棗行	聞昊 (一〇〇)
大店破產地主上升	汪淵 (一〇四)
建設中的萊陽城	新華社膠東分社 (一〇六)
民主搖籃裏的煙台	新華社膠東分社 (一〇八)
解放後的惠民城	聞昊 (一一四)
臨沂風光	李普 (一一七)
曲阜瞻禮	康矛召 (一二二)

## 前 言

山東解放區有魯南、魯中、濱海、膠東和渤海五個戰略區（津浦鐵路以西不在內），已解放縣市六十四座，村莊六、七萬個。這些地區，從前是長期處在封建勢力——軍閥、官僚、惡霸、地主的統治下，人民過着慘痛苦難的日子。七七事變以後，日本法西斯佔領了山東，跟這些封建勢力勾結着，魚肉人民，壓榨人民，以致山東的大塊土地，變成了無人區——鬼子、偽軍、土匪的災害，加上了天災與疫病的蔓延，無數的人民在死亡、逃難、要飯，就這樣交織成一幅殘酷、淒慘的圖畫。

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山東人民，開始作有規模、有陣地的鬭爭，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莊嚴的舉行了有名的徂徠山起義，用自己的拳頭，繳獲了敵偽的武裝來武裝自己，建立起山東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的一部。從此，他們在沒有任何接濟的艱難困苦條件下，從滿佈敵偽、土匪、封建勢力的土地上，創造了根據地，建立了民主政權，粉碎了敵人無數次的瘋狂掃蕩、蠶食、克服了天災、病疫，實行了減租減息，發動了大生產運動。八年來，他們犧牲了無數的熱血和頭

顛，創造了自己的解放區，逐漸走向了豐衣足食、自由幸福的道路，成爲新中國的主要力量之一。他們是新生了。

八年來，山東人民所歷盡的艱辛和苦難，他們在新生中所獲得的光明和幸福，不是這本小冊子所能說完的。這裏搜集的二十多篇報導文字，僅僅只描畫出幾塊地區、幾個城市及幾處村莊的輪廓；可是，我們從這些粗線條的輪廓中，也可以透視出各個地區的人民，是在如何從頑強的戰鬥過程中，從減租減息的過程中，提高了生產熱忱，發動了「組織起來」的大生產運動，而逐漸走上了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

在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進攻的今天，回顧一下山東人民怎樣從苦難走向新生的足跡，將使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經歷了這樣歷史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反動派的罪行一定會得到它應有的懲罰！

編者

## 奮戰苦鬥中的山東軍民

抗戰使中華民族新生，使各地民衆改變了外貌和品質，山東就是明例。我是二十九年初到山東。城市文物之盛，沒有見過。所到千百農村，滿是戰爭創痕，民生的疾苦。山區女孩，還普遍纏足；男青年，很多用紅頭繩修飾自己的髮辮。文盲特別多，全莊無一識字人，不是罕事。疾病和迷信，像毒蛇一樣，纏繞每一個鄉民。有些愚昧到可怕程度：臨胸某區有個史×莊，全莊只剩兩家沒生大痲瘋病的了，還說這個病不傳人，這兩家並不打算搬開。狡黠之徒，常藉「會門」欺騙剝削鄉鄰，來滿足其「山大王」、「土皇帝」的野心。土匪和類似張宗昌式的武裝，給農村以很大擾害。然而一般民衆，對於日本強盜，更是萬分仇恨的。

山東民衆，六年來，就在這樣生活環境下，一面養活着好幾個不同番號的軍隊，一面和抗日進步的人士部隊，同心協力，隨時隨地和日本強盜搏鬥。

山東民衆，在戰鬥中生活，也在戰鬥中進步，她們和他們，在抗日黨派和部隊幫助之下，是用多





麼驚人的力量，在思想上生活上展開了史的新頁。

### 先從農村婦女談起。

山東農村婦女，從二十七年夏天才開始組織，到二十九年夏天，已組織了三十一萬多人。除了識字班、夜校外，曾訓練過一萬一千六百多婦女，培植出來六千一百多個幹部。她們在初期對動員參軍和慰勞等等工作上，貢獻很大。在某區四縣邊聯，不到兩個月，就動員了兩千多人參軍。其他工作，都有模範的例子。經過一次『掃蕩』，發展了一次。經過一次整理，堅強了一次。去年在減租減息增資中整理，今年在紡織生產運動中整理。現在全省婦聯會員，已經有九十六萬多人了。各級民意機關各級政權都有婦女參加，並得到改善待遇。

山東民衆組織，婦女是最難動員的，尙且有了這樣的成績，那末，工、農、青、文，更不要說了。所以，我們每到一個村莊，除政權學校之外，常能碰見：兒童團、青救、婦救、農救、職工、自衛團、青抗先、游擊小組、俱樂部，農村劇團等等組織。也就因爲農村有這些組織，抗日的新型的模範家庭，到處可見。又因爲識字班、夜校、冬學、小學推行小先生制，每莊識字的漸漸多了，常識也豐富得多了。男女——尤其是兒童和青年，也活躍起來了：歌聲、書聲、鑼鼓聲，一村接着一村，每能遠近相聞。這些『弦歌之聲』，把民衆思想改變了，抗戰信心堅定了，生產熱忱提高了，生活也逐

漸改善了。

正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人同此心，油然而生「民爲貴」的觀念。又想到：總理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尤其是「三大政策」；「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央「臨全大會宣言」和「抗建綱領」，那末因應敵後環境需要，就建立了民主政權。省臨時參議會，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都在二十九年夏天成立的。博士、學士、校長、教員、地方羣衆領袖，國共兩黨同志，其他黨派同志，和無黨無派人士都有參加，各界碩望名流頗多。我這次再到山東看見省級各處，省以下主署、專署、縣府、區村等政權，都已頗具規模了。民意機關，各專員區各縣屬的參議會都已次第成立了。而且，在民政上，清洗官僚主義傾向；在財政上，樹立廉潔風氣；在教育上，厲行國民教育和社會教育；在司法上，保障人權、財權和抗日權，制訂頒佈了適合於根據地的法規條例。今年又重新號召：民主文化運動。在民主方面，各級參議會紛紛召開，盛況空前；縣村政權改選，甚著成績。在文化方面，文協工作團、輔導團深入刻苦工作，各地俱樂部、農村劇團出現了，有些縣區的小學增設或整頓了，縣區「文協」「教聯」相繼成立了，「山東文化」，「兒童之友」，「大衆歌聲」，「大衆刊物」，先後出版了。又從「大衆日報」歷年出版書刊中，通俗讀物的百分比看來：二十八年爲百分之六·二五；二十九年百分之六·四五；三十年百分之四·六一；三十一年百分之二七·四五；三十二年一月至

五月底百分之四二·二五；更足說明：由於農村文盲逐漸消除，大眾讀物逐年增多。尤其今年上半年，出版大眾讀物幾乎佔全出版物二分之一！這告訴了我們：根據地的教育和文化，是如何地在突飛猛進！

六年來的山東另一面：錦秀的平原山川，密佈着敵寇的據點，掃蕩、蠶食，逐漸增加到三千多個。敵軍從兩萬多增加到四萬多。偽軍從十萬多，增加到十六、七萬。頻繁的「掃蕩」，不斷的蠶食，有時候傾巢來犯，滿山遍野都是野獸似的日本強盜。殘忍橫暴，史無前例。常用「三光政策」，造成「無人區」。剛強有血氣的山東同胞，爲了雪恥報仇，爲了抗敵保家鄉，一大批的一大批的湧進武裝洪流。山東縱隊，抗敵自衛軍，……都是這樣壯大起來的，現已成爲山東優秀的子弟兵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主力開進山東，更幫助這些子弟兵團走上了正規化。然而到現在，就是一一五師的戰士，在不斷的戰鬥，不斷地補充情形之下，實際也已經地方化了。

在山東同胞中，生長了八路軍、自衛軍。山東土地上建立起來了民主政權。一面得到廣大民衆和開明人士擁護；一面也受到一些「山大王」，和仍存「反共」、「反八」、「反進步」、「反民主」成見的人們忌恨，於是就有摩擦的事情發生了。我在剛踏進山東莒縣境內時，就碰見了一股「反共」、「反八」的縣隊，縣長是不戰而棄縣城，經過通緝的；他的團長之一盧某，荒淫無度，剛被老婆

殺了；盧的老婆，又被過繼兒子凌刀割死了；這個殺了母親的逆倫之子，承襲了團長，每天吸食毒品白麵一項，就得耗費二百多元。像這種或類似這種流氓的「反共、反八」，當地民衆會有公論的，可是一被電傳到大後方，就會變成：「八路軍攻打莒縣保安團了」。以此類推，敵後的是非，遠道傳聞，是怎樣難辨啊！在本戰區，我曾先後調解過兩次摩擦事件：一是二十九年八月，戰區第一縱隊和八路軍的衝突；二是三十年春間，蘇西北豐沛碭部隊與當時一一五師駐紮魯西南單魚一帶教導四旅的衝突。一經奔走調停，國共兩黨同志，都能互讓互諒，而且自從雙方息兵一致對敵之後，互相競賽，都能獲得空前戰績，可見團結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我第二次來山東，看見百十一師師長常恩多將軍，堅決反對摩擦，與八路軍合作，擁護民主政權的行動，該給戰區以多大衝激呵！現在戰區部隊，八路軍已經屢次配合殺敵，而且信使往還，團結日趨進步。民主政權，益形鞏固開展；主力部隊，地方兵團，兵源暢旺，更加堅強而勇發；軍、民、政府尤其互相相依爲命，這種氣象，在別處是很少見的。

山東民衆，對於共產黨八路軍的態度怎樣呢？抗戰開始，沒有接觸過的，疑慮橫生；剛一接觸，半信半疑；日子長了，煥然冰釋；相處幾年了，就真心的敬愛和擁護。再加以殺敵勝利影響，商旅來往傳播，敵佔區同胞們，且在引領企望了！可是，共產黨八路軍對於民衆，做了些什麼呢？他們除了

對敵偽戰鬥，創造抗日根據地之外，爲了民衆做的：

頭一件是實行民主：有事大家商議，凡關於與民衆有利害關係的事，得先叫大家明白，一齊想辦法，絕不獨斷獨行。不拿民衆當「阿斗」，看得起民衆；不害怕民衆起來，倒是深怕民衆不起來；不害怕民衆說話，深怕民衆有話不說；不害怕民衆參政，深怕民衆不積極參政。

第二件是減租、減息、增資：說來很簡單，但是並不硬做。先教育動員自己的幹部，跟着就派出千把幾百男女，分到各區各村，訪問調查，耐心向民衆解釋明白了，再按照「戰工會」所頒佈的條例做去。這比舊時的單單是「切切此令」——「等因奉此」，好得真不可以道里計了。減租、減息、增資之後，同時由農救會保證交租交息尊重勞動紀律。把貧富的利益都能照顧到，使農村各階層格外的團結。

第三件是剿除土匪：山東山區，素爲「土皇帝」，「山大王」，土匪盜賊們橫行無忌之處，困苦的人民，長久在它們蹂躪之下，屈辱偷生。自從八路軍到了山區，經過動員說服，教育以民族思想並改善其生活之後，再有受敵人利用或乘敵人掃蕩期間擾害民衆的匪類，便一律加以剿除。因此，除敵人掃蕩或竄擾之外，八路軍的防區是最平安的。

第四件是真正的愛民：這有好多事實可以說明：八路軍在不斷打仗，不斷學習之中，還不斷節

約，開荒，生產，他們所獲的成績，常常够他們開支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此外，他們除了春耕，收麥，收秋，每季有計劃的幫助民衆（一概不受招待）工作外，並從少點燈，洗冷水，收拾糞料，自己搗糧，自己磨麵碾澁等方面，表示愛民。就如精兵簡政；減去很多幹部，很多雜務人員，很多馬匹，合併了許多機關，一個人要做兩三個人的工作；這在沒有愛民熱情的人，真是不能做到。又如：今春災荒，敵佔區的同胞們，從四面八方跑來根據地的有四五萬人，大家馬上實行節衣縮食，使難胞得以渡過危難。地方人士，受了感召，也都大大的發揚了民族友愛！

此外，還有些作風，也很能得到民衆稱讚：

一、每逢敵寇「掃蕩」，凡是和敵軍對戰的部隊，不論過去關係好壞，一概主動配合援應。他們若轉移到民主根據地來，就盡力幫助一切。甚至自己挨餓，也要使友軍吃飽。

二、有時自己防地，被友軍駐去了，就再另向敵佔區去開闢，絕不向友軍去「收復失地，重建政權」。

三、參議會員額，極力禮讓黨外人士參加，中共黨員被舉若一超過三分之一，當即自動聲請退讓，另補他人，絕不把持包辦。

四、自己上下，厲行刻苦生活，但對於黨外人士，則極力優待。所謂「嗇己奉公」，「禮賢下

士」，已經成了習慣。

五、甚麼苦，都不怕；遇困難，就克服；凡關於國家民族或老百姓的利益，都樂意拚命的去幹。誰毀誰譽，毫不在乎。遇人推崇，更加謙遜。

六、在男子中，不存在老爺少爺；在婦女中，不存在太太小姐；舊官府、舊軍隊、舊門閥的惡習，一點沒有。無論是誰，有甚麼能力，便做甚麼工作。

七、尊敬年老人，寶愛孩子們，也照顧到婦女的利益。對於各級婦女幹部，曾規定了特別待遇；產前產後，都有一個月休假；臨產，入院，產褥期間的生活以及小孩子養育，都有具體規定。使人感到：不能叫婦女，因為負有『母親』的使命，反遭到不應該遭受的待遇。也叫人明白：正因為婦女負有母親的使命，就應該享受點兒應該享受的待遇。

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不再另舉了。

至共產黨八路軍有缺點沒有呢？我以為是有的。主要在處事待人接物方面略嫌粗率，社會經驗缺乏，不善隨機應變，方式單調，故與一般人士應接進退中，頗覺生硬一般化。這對團結更多人士，以多樣方式團結多樣人士，與處理多樣性的問題上，不無缺陷。此種見解是否有當，權作一得之愚。

抗戰六年，多難的山東，已在血河火海中新生。山東的民衆，已在對敵奮戰苦鬥中，過慣了民主

政治生活。並且也學會了治理有關於自己福利，和民族解放的事情。他們和他們，正在竭盡智慧能力，一面抵抗暴敵，一面掙扎着向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方向邁進！當我起初一踏進山東大地時，從民衆生活上，看不見一絲一毫三民主義的痕跡。可是，現在，大不相同：在民主政權根據地裏，到處放射出了三民主義的光輝。我想，在紀念『七七』六週年的今天，關懷山東同胞的重慶中央，和散處在全國各地的山東各界人士，對於這個信息，也許樂聞的吧。

(完) 一九四三、七、七

(註) 一、姚潛修即姚爾覺先生，前國民黨蘇魯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二、戰工委即山東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之簡稱，亦即今天山東省政府的前身。



## 艱苦鬥爭在魯南

張雨帆

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已進行了七週年了，從一九三八年魯南大城市及鐵路交通線全部淪於敵手，在共產黨領導下，魯南人民奮起抗戰，魯南子弟兵——八路軍在人民的撫育支援下，迅速的成長壯大，和廣大人民緊緊地依在一起，終於突破了曲折複雜艱苦險惡的敵偽與反共軍的夾擊局面，勝利的渡過了這一段路程。

幾年來，我們抗日軍民經常處於敵寇的頻繁掃蕩之下，敵人蠶食偽化了邊聯南部，偽化了沂河平原，更蠶食了蒼山區，蠶食了歷東，按了魏莊據點，蠶食了邊西，按了埠陽據點，整個魯南地區在敵偽和反共軍兩面夾擊之下，形成西北到東南狹長的一條線，陷於「南征北戰十多里，魯南天下一線牽」的嚴重局面，但就在這樣嚴重的情況下，魯南子弟兵——八路軍也始終依賴人民，配合民兵堅持了狹長的一線，不斷的打擊敵偽，保存了這最後的「一條線」。他們以班爲單位與人民在一起，日夜包圍着埠陽據點，使敵人不敢出據點一步，而相距二三里路的附近村莊尚能過着安定的日子。他們一

方面經常戰鬥，一方面扶持民兵，使民兵日漸壯大起來，一同進行長期的圍困，而最後終於收復了埠陽，解放了邊西的人民。

一九四一年是魯南春荒極其嚴重的一年，也是鬪爭更加艱苦複雜的一年。早在四〇年敵人已先後偽化了嶧縣、郟馬、湖東等平原而開始封鎖山區，進行了八千人的大掃蕩，毀壞資財，屠殺壯丁，生產幾乎停頓，人民流離，因而直接造成了一九四一年的嚴重春荒，這更增加了我們的艱苦困難。人民沒有糧食吃，軍隊也沒有糧食吃，所有樹頭樹皮都被剝光了，有很多的羣衆也長期間不動煙火。由於挖吃野菜草根，許多老百姓都吃上了疾病，很多人腫臉腫頭，很多人又黃又瘦。大批人民都下了南湖，村長、農救會長、婦救會長也都扶老携幼的出外逃荒了，不少村莊的工作都陷於停頓。就在這樣的嚴重災難下，敵偽和反共軍還是不放鬆對魯南人民的壓迫進攻，反共軍重伸入根據地搶糧，從這個莊扒到那個莊，扒遍地窖庭院，把人們僅留的一點糧種也都搶去。但不管災荒怎樣嚴重，我們的軍隊始終和羣衆在一起，與災荒和敵人鬪爭着，沒有糧食吃，吃樹葉草根，吃野菜，窩窩，草種子煎餅，天天在戰鬥。在寒冷的春天打着赤腳，戰士常走了四五十里找不到飯吃，再走四五十里還找不到飯吃，東西奔跑了一天，晚上才尋到了一頓豆餅湯餛飩，大娘流着眼淚望着饑餓的戰士說：「自古來沒見過咱這樣好的隊伍！」爲了保衛人民的利益，隊伍忍着餓，分散到東西一線與搶糧的敵偽和反共軍

對峙，只邊聯一區，我們十九個戰士率領了幾個莊的民兵，隔了曼溪河與反共軍一個團的兵力對峙，他們天天出動，我們就天天把他們打回去，餓着肚皮把他們搶去羣衆僅有的糧食再交還羣衆。這樣挨過了半年，直到今天，邊聯縣的老大娘想起四一年春荒反搶糧保衛人民利益的情景，還常感動的說：「要不是咱隊伍裂（打的意思），那半年咱們早就都下南湖了！魯南的子弟兵——八路軍這樣與人民團結一起，戰勝了嚴重的春荒。」

但我們的災難還不只此，伴隨着春荒而來的是反共軍。（以張本枝爲首，今天的偽十軍長榮逆子恒也是那時反共反人民的大將）在魯南短短的一年中，製造了一連串的摩擦事變和血腥的慘案，如震動魯南的四、二五事變，反共軍會全部佔領邊聯，到處燒殺捉人扒糧食，逮捕抗屬，只就一個夜裏的統計，我們的戰士幹部抗屬羣衆被活埋的即有七十餘人。全邊聯的抗日人民在其淫威之下，生活不得，求死不成，乃紛紛逃亡。這時魯南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雖正遭受着空前嚴重春荒的威脅，但仍然勉爲其難，衛護着人民利益，恢復邊聯抗日陣地，拯救了人民。尤其嚴重的是四一年十月反共軍更乘敵寇掃蕩之際，以重兵襲擊我後方機關，焚燒銀廠，殘殺活埋魯南人民領袖趙鐸同志等十餘人，造成銀廠慘案，而巨匪漢奸劉桂棠更配合敵寇乘機侵犯費南地區，製造南馬口老蒼崖事件。我們當時雖沒有主力，但地方武裝爲了保衛人民利益，與敵寇劉匪血戰一晝夜，幹部戰死戰士來代替，最後終

於連所有幹部也都全爲民族解放而壯烈犧牲了。總計這幾次事變，一年來只我幹部即犧牲了趙縛同志等百餘人，至今在我收復區九女山石河一帶尚大墳纍纍，全是埋葬的我們被殘害的幹部戰士以及我抗日羣衆。這些歷史血案，將永遠成爲魯南軍民的血淋淋的烙印。

魯南的子弟兵——八路軍就是這樣戰勝了嚴重的春荒堅持了「一條線」的陣地，南征北戰東西奔馳，用了自己的鮮血，保衛了魯南人民的利益。魯南的抗日軍民就是這樣從艱難困苦中渡過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二月敵寇大掃蕩，按了南徑、官莊、白彥、關陽司、九女山、灰墩、母猪窩、青石嶺等據點，修通平邑到城後，城後到梁邱、梁邱到費縣，梁邱到棗莊的各條公路，僅有的中心地區又被蠶食，東西交通已被切斷，魯南山區的分割已大體形成，陷於空前嚴重的危局。正當此時，九二軍李仙洲部以「反攻」的美裝旗幟，大軍浩浩蕩蕩進入魯南，魯南軍民感到無限興奮，認爲可以和我魯南軍民並肩對敵作戰，更有效的準備反攻，因此沿途各地皆竭誠歡迎；但國軍進入魯南的第一夜，即攻打滕嶧邊的臆子口莊，以盟國援華抗戰的精良武器，圍攻熬盡敵僞摧殘，在敵後堅持了五年抗戰赤手空拳的抗日羣衆，從此魯南軍民便過着更苦難的日子，遭受更嚴重的災難。

李部大軍所到之處，人民慘遭浩劫，八里河村民張傳文被活埋。木廠鞏姓老大爺被槍殺，白龍灣

孫禿子爺兒兩個被打死在河灘裏，這些殘殺活埋的事跡，凡李部所到之處，即無獨有偶；而到一村搶一村，又是他們的本色。只邊聯香山莊一次即被搶去糧食八千餘斤，油三千餘斤，花生餅五千六百斤，牛驢各兩頭，吃雞五百餘隻，豬二十八口，毀鍋二十八口，鏃子十五張。李部內部並提出『三不拿』的口號，不能吃，不能用，不能拿動的不拿。另外更採用了奇妙的開飯辦法，開飯時候，便分散到各家去吃飯，吃完所有的菜飯走開；凡是走不掉的婦女全被侮辱；出苦工整夜攤煎餅推磨，隨便毒打。孫家莊李××之妻，曹家溝李××的姪女，齊家峪齊××的兒媳以及大波羅灣、牛家峪、文王峪、自家峪等村的許多婦女都被強姦了。這就是國軍李部在魯南的一篇血淚賬。苗莊×先生說：『再叫這樣的國軍救下三天，咱老民都要被救死了！』當時在羣衆中流傳着這樣一個歌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一掃光，大家一夥都遭殃』。

魯南的子弟兵——八路軍曾經一忍再讓，甚至讓出滕嶧邊陣地，但是魯南廣大人民不許我們再忍讓下去了，八十多個莊子聯名請願，有的親自跑到八路軍司令部來，要求拯救他們。我們不得已而自衛，打退了九二軍的瘋狂進攻，並將他趕出魯南。東柱子戰鬥，消滅了巨匪漢奸劉桂棠，收復淪陷四年之久的重鎮梁邱，光復白彥，打垮了敵寇分割魯南的企圖，解放了一大片土地及人民。更在勝利之下，經過了一次大規模的討榮戰役，收復魯南重要戰略支點之一的嶗口山區平原，開展了滕東及孤山

區。魯南的子弟兵——八路軍是這樣運用自己的鮮血奠定下今天開展的局面，亦爲反攻打下了更有利的基礎。

七年以來，我們是經過這樣複雜、曲折的過程、嚴重的秦荒，頻繁的掃蕩，艱苦尖銳的三角鬥爭，魯南天下一線牽的嚴重局面，這一次次的考驗了我們魯南的抗日軍民，而我們所以能接受這些考驗，並終於翻身抬頭，基本上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以及我全魯南黨政軍民的團結一心，否則勝利完全是不可可能的。

## 魯南的新氣象

彭畏三

在偉大抗日戰爭的七週年，一向鬭爭緊張生活艱苦的魯南抗日根據地，也顯示了一些新的氣象，這個事實不僅可以鼓勵魯南抗日的黨政軍民，也可以興奮一切贊成抗日民主的廣大人士，因為魯南這樣嚴重的局面都能够勝利地堅持過來，那麼其他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都獲得了可以勝利堅持的根據。

把形勢險惡的魯南堅持到氣象轉新的今日，實在是一個艱苦鬭爭的過程。除掉及時粉碎敵人的「掃蕩」蠶食分割封鎖外，還須時刻警惕反動派的毒手。只在三十年的一年當中，反共軍張本枝就犯了三次破壞抗戰的罪，在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邊區縣（現改名趙錫縣）集合所有反動勢力，配合着敵人製造一次摧毀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大事變；在七月二十五日他又對我魯南的領導機關來了個雙河大伏擊；在十月二十七日他又在銀廠演了一個大慘案，屠殺魯南人民領袖趙錫同志以下數十人。自此我們經常處於敵偽與反共軍配合夾擊之下，一直到入魯反共反人民的九二軍進入抱犇崗山區，一般的說來，

我們都是過着日益艱苦的日子。在這個時期民間流傳着三首詩歌，很有趣的說出幾件重要事實。第一首：「東白山西白山，東西澗村寶山前，南征北戰十餘里，東西交通一線牽。」這是描寫我們地區的狹小。在這個情形之下，打赤脚吃糠菜大家習爲常事，同時只要站在高處，舉目可見高聳的碉堡，也有敵人的，也有反共軍的，反正都是對付我們的。然而就是在這樣險惡的處境中我們仍然堅決執行着保衛國土與人民的任務，緊緊的依靠着羣衆。第二首是反共軍的創作：「張大嫂李大嫂，你會藏俺會找！」這是描寫九二軍（李仙洲部）怎樣欣賞着自己搶掠民財的技術及其對於人民的特殊關係。聽說一位不勝擾害的老太婆把葱翠的數畦自植的辣椒用開水澆死了，不久他們的防地就變成了無人區。末一首是人民對於反共軍的判詞及對於我們的指示，歌曰：「天昏昏地昏昏，那裏來的反共軍，鬼子漢奸都不打，專門踢蹬莊戶孫；八路弟兄不要忙，合起夥來做一場，老婆孩子一齊上，管保叫他見閻王！」的確說準了，這些罪犯在八月大舉進攻費南的時候就在廣大羣衆的面前接受了懲罰。此後一面常常聽到兒童們順嘴流着這樣的對話，問：「劉黑八（這是劉春霖在劉黑七——劉桂棠面前表示謙虛的自稱）你來幹麼？」答：「一來送槍，二來送死！」一面又常常看見打着大旗及萬民傘的老百姓，抬着豐富的禮物，鑼鼓喧天地慰勞他們的子弟兵團八路軍，這就是魯南新氣象的開始。

首先是大家在認識上顯示了新氣象。人民在親身的體驗裏確信八路軍是人民的救星，共產黨是勝



利的旗幟。同時我們也更正確地認識了羣衆和更進一步地依靠了他們，猶孺子之於母親。這一個堅固的民主大團結又是造成魯南各項事業氣象一新的推動機。

先就一年來在軍事上的成就來講吧，只看下邊幾項便很驚人了。主力地方武裝和民兵都增加了一倍。逼走敵據點十三個，攻克六個；逼走偽據點七十五個，攻克一百五十八個；九個據點的偽軍反正，共收復村莊二千七百二十三；至於消滅貫匪劉黑七及『曲線救國』的劉國楨兩個完全勝利的戰役更顯出爲人民流血的隊伍是如何不可戰勝。在討榮子恒戰役的戰鬥英雄中，我看見一個毛頭毛臉的青年，不斷的用手巾拭着額上的汗，一對天真的眼睛毫無要求的亂看，這是何等純潔的青年勇士啊！這就是由人民當中生長起來的子弟兵團所獨具的優點。由於主力戰無不勝的影響及對民兵熱心幫助與教育，這些莊戶兵對偽軍也展開了攻勢。鄒東的民兵在對魏莊的包圍戰鬥，能很機智地用地雷一下炸死一個敵人四個偽軍，連拾柴的娃娃也向碉堡裏的偽軍喊話。在敵佔區會有一個反貪污鬥爭會的發動，這固然有些輕敵及暴露自己的毛病，可是在另一方面看，竟有人敢於起來鬪爭，這裏很清楚的看出來，連敵佔區、游擊區的羣衆都是情緒昂然而向着我們了。八路軍的稱號在他們當中含着深刻的親熱與敬慕的意義，一個部隊能這樣廣泛地提高人民殺敵的情緒，並且被他們視如自家的子弟，只有八路軍才有這樣的品質。

在認真查減中，人民的生活真正的開始改善了，因而生產情緒提高了。例如開荒，組織勞動力，發展合作事業，製定興家計劃都已引起廣大羣衆的積極性，雖然開始由於個別同志未能注意到勞力的等價交換與自願組合的原則，但都能逐漸糾正使其正確的向前發展。今年的開荒已經成爲熱潮，老百姓在專署公佈了墾荒暫行辦法以後開荒更爲熱烈，鄒東一個縣一個月就開荒五百多畝，溫河縣上下土橋兩個小村子公私荒開了三十畝。比較能種的荒都開了。一般的說來在大生產運動號召之下，誰不開荒不光認爲是個損失，而且認爲是爲人的缺點。魯南的紡織自從貫徹了羣衆性的經營方針以後，在農村婦女中得到熱烈歡迎。在鄒東是三斤棉花二斤線，雙山縣是二斤棉花一斤線，確能解決公家及窮人的問題，可惜上年收棉不多，供不應求。今年全魯南植棉×萬畝，可以解決全魯南公私的衣服問題。現有紡車約×千輛，織機近×百架，在此基礎上努力發展，今年秋季一定能掀起更高的紡織業熱潮；今天的魯南已經顯然看出公私努力建立家務的新氣象。

在民主文化方面，由於環境的艱苦和敵僞反共軍的摧殘，在一年前還是「無足道者」。從魯南局而開展之後即開始上昇，最近小學已有六百一十處（內完全小學七處）學生兩萬餘。去年的冬學有四百九十一處，學員約一萬五千人，婦女佔百分之十，這只是四個縣的統計。在鄒東婦女參加冬學的情緒很高，有一婦女燒着鍋還在鍋門臉上默寫「我是中國人」，像這樣求上進的心情是很感動人的。在

村政改造上，過去的認識是模糊的，未能把村政看成民主政權最重要的一環。所以過去的改造是換人而不是改造；當然過去農村的組織未能足夠的發展也是不能徹底改造的原因。現在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明確了，深深知道非通過有組織的羣衆不能改造村政，並且也發現了模範的例子。費南朱家村是改造過的村子，村長是個青年農民，純潔負責，很孚衆望。他有一天邀約大家給他蓋屋，定下燒餅準備候飯；農救會長知道以後，便偷着替村長退了燒餅，並自備茶水前來幫忙，這樣自然不會再把村政權弄到封建勢力的手裏。今秋專員區及縣兩級政權改選後，對於村政的改造更可起推動作用，將來的村政絕不會再像那樣的無力了。

今年徵糧的新辦法也有一種新精神。此次麥季的徵糧不是完全根據我們的需要而是主要根據人民的收入數量，並且實行累進，以求更進一步的合理。另外爲着使根據地人民恢復元氣，比去年一般地減輕三分之一，游擊區及敵佔區則比根據地之負擔酌量情形再減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如有不敷則由機關部隊用生產節約補救之。今春爲着開展大生產運動，放出農貸一百五十萬元本幣。去秋曾貸出麥種六十四萬斤。今春起至今已安置外來難胞兩千餘。除公家設法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外，並且動員富戶借給兩個月的糧食，結果都感到根據地是充滿友愛互助的樂土。這都是一年來在比較穩定的局面之下對於提高生產及恢復民力的成就。在反共軍及敵僞的摧殘之後，魯南得有今日欣欣向榮的氣

象，完全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及軍政民的精誠團結促成的，這已是魯南各階層人民的一致認識！這個統一的認識就是魯南繼續上昇的保證。

今天的魯南東西××里，南北×餘里，我們自然比前感覺輕鬆愉快了，然而深知我們的新氣象，也不過是大病剛起，不好好保養，還是經不起風浪的，所以我們還須非常謹慎，我們還應當努力發揮過去學來的那套『生於憂患』的本事，毫不應該有一點自滿的意思，『自滿就是失敗的開始』，是我們魯南所有同志必須認識的真理，和必須時時刻刻警惕和實踐的。

## 再見天日的泰石路北

陶 鈍

泰石路北地區（即泰安至日照縣石臼所的公路以北地區，今濱海區之北部，亦簡稱濱北——編者）在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盤踞之下，羣衆過着牛馬般的生活，雖然今年並不歉收，但羣衆吃的却是樹葉、樹皮、花生皮，至多只摻上一點糧食。糧食呢？早被反動派軍隊一次兩次的強征去了，現在有好多人家吃萍柳樹秧子；我曾看見一家晚飯時，七、八口人只守着二、三十片地瓜乾，而且還是當天集上買來的。

穀子還沒有熟，老百姓就開始吃了，明知不合算，有什麼辦法呢？饑餓難忍，等着下鍋。

在反共軍張××勢力所及的地區，田賦每兩銀子要一千三百多元，一個村每天要接七、八張催給養的條子，此外還有軍裝費、茶金……等名目數不清的捐稅，羣衆的糧食全被強征了去，不夠就賣牲口，還不夠就只有賣地了，有的就拿地頂『給養』。至於漢奸張步雲等的防區更有過之，羣衆怎麼還能活下去呢！

今年麥口裏貫匪劉桂棠曾在這一帶盤踞了一個多月，各莊的麥子被搜括淨盡，收田賦每分銀子納糧二十五斤，催『給養』的蹲在場園裏，押着莊長挨戶稱，一面過秤，一面押送。

這些傢伙要了『給養』去，除了吃，還賣了換大煙抽。一部糧食從莊稼人手裏收來，再賣給莊稼人納『給養』，轉來轉去，有達四、五次之多的，最後還是流到敵人的倉庫裏去了。交不上『給養』就綁人拉牲口，拿錢贖回來不久，又被拉綁了去，三次後再贖不起了！現在有的莊子裏就只剩一兩頭驢，總計牛驢約損失十分之八、九。

羣衆在終年不得一飽之下，還得出伏攤差役，一個村辦公處，要十個至三、五十個壯丁在聽候差遣，此外送給養、修碉堡、挖戰溝（不是爲了抗日而是爲了反共）壯丁不够用，補充小孩子和婦女，他們自己帶着不足一飽的樹葉子摻雜的煎餅，沒有水喝，就喝着挖溝挖出來的苦水，還要挨打挨罵。他們如何會不生病呢？一個莊子死三十口四十口還是很平常的事，傷寒病現在還蔓延着，穿孝的人觸目皆是。

在苦難中，羣衆把希望寄在民主政府，八路軍身上，他們整天盼望着八路軍快來，他們怨八路軍來得太晚：『同志們，你們早來二十天，我們也少受些罪，多吃兩頓飽飯。』

八路軍來後，羣衆生活穩定了，生產情緒提高了，現在各集上牲口的交易多起來了。從前誰也不

敢養牲口，因為誰家有牲口，叫張逆步雲的隊伍看見了，晚上就準來拉去，牲口丟了不算，說不定還要連累性命。

除了反動派的橫征暴斂，敵人又大量收買掠奪，所以糧價飛漲，民食大成問題。八路軍到達後，嚴禁糧食出口，於是糧價下跌了，洪灘集上麥子從三百元一斗落到二百二十元，白麵從十二元一斤落到七元，還在繼續跌價，羣衆都說「虧了八路軍不准糧食出口，不然誰能糶得起啊！」最近剛下了一場及時雨，羣衆笑逐顏開，都說「八路軍來了，糧食賤啦，八路軍的辦法真好。」

當工作同志進行慰問時，羣衆問工作同志說：「同志呵！我沒有麥種怎麼辦？」「同志呵！我沒有牛，秋天的地怎麼耕？」「……」他們還要求組織起來，發槍發手榴彈，保衛自己的家鄉。羣衆這些要求，在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的協力下，已經逐步解決了！他們已經認清了誰是他們的仇人，誰是他們的救星。

談起恢復學校的時候，他們很高興，要求發書，過子秋收就可以上學，因為不識字，他們曾受盡了欺騙。

羣衆新生了，抗日的社會秩序建立起來，廣大的從漢奸反動派蹂躪下解放出來的土地，正向着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方向躍進。

## 諸膠邊人民有了希望

白 刃

記者隨部隊在諸膠邊（即諸城與膠縣之間——編者）敵佔區活動了兩個月，目睹人民飽受偽濱海警備軍李永平之壓榨殺戮，其殘酷毒辣，言之令人髮指。

李永平是鹵山區（諸城六區）的老土匪，抗戰以後，也曾掛起抗戰招牌，擴大部隊，號稱「東山軍」（因當時西面還有一支西山軍），後歸厲逆文禮改編為保安十二團，一九四〇年改為六支隊，一九四一年投敵，改名為「濱海警備軍」，李永平便是這支偽軍的司令。

投敵以後，李永平就住在諸城五區六區及日照東北部，他坐鎮在泊兒鎮，按據點，修砲樓，給日寇當把門狗，壓榨民衆也就更一天比一天厲害。

記者第一天和部隊進入諸膠邊，第二晚上即攻打李逆的據點近枝子。進軍路上，在距近枝子僅八里路的一個莊子找了幾個嚮導，都說不知道路，以後把他們分開一個個問，才敢說實話。當打進大窪（近枝子東二里）後，在偽便衣大隊部抽屜內搜出幾十張報告，是報告我軍活動情形的，甚至當我



們衝進大窪前半小時，還捉了兩個送報告的。這就是偽李永平對民衆的連環保甲制的恐怖統治。民衆恨他又怕他，兩個人以上在一起，誰也不敢提起偽李永平部的事。羣衆爲什麼這樣害怕呢？下面一連串血的事實會告訴你：

竹園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只說了一句『八路軍好』，當晚就被李逆永平捉去用劍刀鋸死。大桃園一個甲長，因幫助我們籌過給養，給李僞便衣黑夜用斧頭劈死。馬姑觀保長也因給我們送過給養，而被抓去活埋。有一晚上，李僞便衣冒充我軍去叫門，故意問一個老太婆：『八路軍好不好？』老太婆以爲他是八路軍，也就說了實話：『好！』結果被抓去毒打一頓，賣了二畝地才完事。幸虧是個『無知的女人』，要是個男人也休想活命。

這類事多着呢，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李逆一個月就用劍刀鋸了十幾個人。

在李逆統治下的村莊，白天得給他送報告，即使沒有什麼事，也得寫上『敝村今日平安』的條子送去，那莊要三天不送報告，保甲長就會被活埋。

李逆永平撥款也是人民最痛恨的事情，每天各莊都得派人去修砲樓，光修插旂崖據點，就費了十萬工。不僅出工修砲樓，還得黑夜看據點，每晚據點外圍，用幾十個民衆站崗，防備我軍襲擊。

「出工」的辦法是這樣的，每天天不亮，輪到出工的人，揹着煮熟的幾斤地瓜，匆匆的趕去上工，太陽露頭就得上工，誰遲到，罰僞幣五十元。幹起來一天到晚不休息，連吃飯時間也沒有，他們只得一邊抬石頭，一邊咬着冷地瓜，誰若怠慢，皮鞭會立刻打到你身上。僞工程處——管理修據點的——麻子副官會對老百姓說：「要殺鷄還得磨刀，殺你們連刀也不用磨！」這樣誰敢怠慢呢！

出工的人最希望的就是八路軍來打幾槍，他們可以立刻跑散，這就是他們休息的機會。記者和部隊經常在拂曉前行軍中遇到一大批「出工」的，而爲封鎖消息，和破壞李逆撥工計劃，總把他們留起來，到天黑才放走。這也是他們最高興的事，他們可以睡大覺休息一天。他們更希望八路軍到他們莊上住，他們就可以不去上工。

「出工」幾乎每個壯年人得兩天出一次，因此莊稼只得任其荒蕪。記者所到的地方，到處都有良田變成荒野。

漢奸修據點的木材磚石坯塊等，都是強迫各莊送的，特別是修插旂崖據點時，正值冬天，各莊派的坯塊，限期太急，老百姓只好把自己的炕拆掉送去，但是舊坯是燒黑的，因此又被李逆罰了款。

記者所到的三十幾個莊子，大多數的老百姓都是面黃肌瘦的。這裏的人把麥子和小米都叫做「客

糧」，因為這些糧食一上場，不用入囤就得送到偽軍手裏，老百姓唯一的糧食就是地瓜和地瓜乾，再就是地瓜秧、糠，和樹葉子。記者親眼看見幾家老百姓，在嚴寒的冬天，還穿着露肉的單衣，坐在沒有席子的涼炕上，等着餓死，然而他們不是沒有土地，而是他們打的糧食都被偽李永平掠奪去了。去年春天，在大河山、小河山，在孫家奄、石家奄一帶，每個莊子都餓死幾百個人，有個小莊只有百來家，就餓死四百多人。

漢奸李永平只有三千多人，那能吃這樣多糧食，原來他除了吃以外，在泊兒鎮還開了一個大酒坊，每天出酒八千斤，每天用糧三千多斤。李逆永平的兵都學鬼子的裝備，每頂鋼盔是用一百斤小米和鬼子換的，還有機關槍、子彈等……也都是用糧食和青島敵人換的，老百姓怎能不餓死呢！

李逆統治區的苛捐雜稅更是無奇不有，記者在一個三四十家的小莊——國家官莊，在偽保長辦公處，發現最近兩個月幾十張票款的條子——棉衣費、鞋襪費、過年費、棉花、豆油（在據點圍牆上點燈用，防我夜襲），豬肉費……。而每年每畝地還要納二百元偽幣，你想老百姓怎會不窮呢？

自從去年秋天八路軍到諸膠邊以後，已經絕望的老百姓有了新生的希望，特別是我們打下石門、嶺子、近枝子，以及在小官莊殲滅李逆永平幾百人，今年的克復六王、市美……等據點，老百姓把希望托給八路軍，他們像久旱盼雨似的盼我們，很多青年及老人對記者表示：「只要八路軍能消滅六支

隊，他們一定可以組織起隊伍來，」不錯，當四年前八路軍劉勇的二支隊在那裏時，他們曾組織過隊伍參加八路軍。

現在在我們的游擊地區，羣衆負擔已經大大減輕了，甚至徐家莊（膠縣）的民衆已經開始敢和偽劉德全打了一天，而在我軍增援下把偽軍打退。但這僅僅是在障日山區和鹵山區的狹長地帶如此。極大地區的民衆還在李逆永平壓榨下喘不過氣，他們在血淚中過着非人的日子，他們日夜盼着八路軍快點開過去解救他們。

一九四四、七、廿九

## 泊兒鎮解放

王永生

泊兒是日照至膠縣的公路上的一個大鎮，地處黃海之濱，自一九三八年以後，爲李逆賢齋盤踞，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災難：

李逆的司令部設在泊兒鎮上，在陸地周圍構築砲樓三十座，每座當時需偽幣五百萬元，都由老百姓負擔，抽丁修砲樓，還得自帶給養。這一帶老百姓無辜被慘殺者，何止千百，僅四四年六月間，一天即槍殺七十五人。四五年四月間，一次殺了四十八人。

李逆對人民的統治辦法，更是無微不至：

一、在他所謂「樂土」區裏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照像，按照片納稅抽丁，老百姓邁步，一定要帶「良民證」，否則即有「不法」嫌疑，據說這是跟日本人學的好辦法。

二、創立五家連坐法，一家有事，四家舉發，否則五家連坐之，即遭難者的親戚朋友，亦不得辭其責。親戚朋友往來或死了人或娶媳婦等，一定要向據點裏打報告，還美其名曰：「維持人民治

安。」

三、實行保甲制，若有不願享受『樂土』的『幸福』私自潛逃者，被遺留下來的房屋，仍算原戶，其負擔由該甲其他戶按照原數分擔，以示懲罰。

四、每村推『公正』人二名，但老百姓暗地說『公正人』不公正，三個人在一塊說話，若被『公正』人查着，就有『種地』（活堆）的危險。

五、莊裏要飯的叫化子，須託保長到司令部去領牌子，牌子存在保長處，早晨出發要飯，到保長處去領，晚上回來仍交保長收存，早晨若領晚了，或保長不在家，就沒資格去要飯，只好餓着肚子。

六、各村成立特務班，職務是守據點的外圍，起初是三抽一，即兄弟三個要抽出一個，逼得老百姓都分居了，以後獨身孤兒也有被抽的『義務』。

李逆對人民的盤剝，是無孔不入：

- 一、要女工到泊兒鎮集體縫軍衣，晚上住下，由他們隨便污辱。
- 二、征收老百姓的棉花，再派給老百姓紡成線，由各莊出織布機、機匠，集體給他織布。
- 三、各據點都有『權』『愛護』老百姓，給各莊配給東西，如茶葉、煙捲、布、棉花、燒酒、

鞋……等，收款時比市價高好幾倍，老百姓連地瓜乾都沒得吃，那能享受這些高美的東西，結果還是送給據點作禮物。

四、每年要兩大季『公糧』不是吃，而是完全送到青島替鬼子效勞。再每月攤派給養自己食用。在四五年春，一次送去三輪船小麥，約二百萬斤，走至中途，被盟機炸沉兩船，後來撈出一部，『優待』給老百姓，可是吃了發霉的麥，得還乾好的麥子。四五年四月，海裏正是出魚的好季節，他把所有的漁船抓去，往青島給鬼子輸送東西，漁民們都急的哭。同年夏季，運往青島的小米、瓜乾約百萬斤。因天氣不好，船裏灌水，霉的霉，爛的爛，這時老百姓都餓得要死，他把人民勞苦所得的瓜乾、小米，拋到海裏餵魚蝦。

去秋夏河城一帶豆地裏草比豆子顆還高，不是人懶荒了地，而是勞役出伏把人民逼的有地種不成，如當時八路軍剛解放的肖家窪（旺山區）某戶，全家四人是別地逃荒來的，靠自己勞動過活，以七千元偽鈔僱給人家做長工，但家中還得照樣出伏，被逼得沒法，以每天每工一千元偽鈔的代價僱人，至解放之日止，已僱了十五個工，將自己全年工資全部抵償外還倒欠八千元。過中秋節那天，自己家裏沒得吃，人家還逼着討債哩！

就這樣，古老的泊兒鎮及其附近，給李逆殘害到荒漠淒涼，人民在日夜思念着『八路軍爲什麼不

早來？」。終於八路軍來了，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夜晚，八路軍攻克了泊兒鎮，民主政府馬上進了街，清除敵僞餘孽，救濟難胞，廢除苛捐雜稅，穩定市面。在短短的幾個月中，泊兒的市況一天天活潑起來了，人們一天天愉快了，泊兒在歡笑了。

一九四六、二、一



## 諸莒邊的新生

康 莊

去年七七以前，諸莒邊（即諸城與莒縣之間——編者）是在原爲國民黨游擊隊後來投敵的厲文禮、張步雲等四股漢奸和××軍的統治之下，他們所給老百姓的是一張接一張的捐稅給養條子和打罵，尤其是那些「扛叉」「牽鬼子」（註一）等鬼辦法，簡直逼得老百姓不能活下去了。大批土地準給了莊長，賣給了漢奸，其餘的都長了茅草蒿子荒蕪了；三分之一的花戶四散奔逃，連雞、狗、牛、驢也絕跡了；勉強在家支持的人們也只能吃「慢拿」，「一捏酥」（註二）草種子，灰菜，弄得有的人就皮包着骨頭，又黑又瘦，有些人腫得渾身透亮，破皮流水，餓死和病死的每莊都有一、二十口。現在老百姓回想起來那時的情景，都異口同音的說：「想起頭年來，不敢睜眼呀！」

「八路到西北山啦！」這消息刮風似的傳遍各地，老百姓望望正秀穗的高粱和穀子，心裏半信半疑的想：「難道今年還要嘗嘗鮮不成！」因爲他們雖然也耳聞着八路好，可是壞蛋的造謠污蔑又使他們不由得有些恐懼，但最後人們比較了一下：「就算先甜後苦吧！那怕八路來了痛快一天，第二天再

死也情願！」

終於八路軍來了，從四大偽軍之間擠出了這塊地區，解放了苦難中的人民，並且一年來始終用血肉保衛着他們。

馬莊戰鬥是八路軍開過來以後第一次和敵人接觸，才由×區隊過來的幾個戰士，擊退了進犯的百餘敵僞，老百姓用驚訝的口氣說：「八路有個神法？怎麼一沾八路味就能打鬼子！」

荊山戰鬥是增援羣衆武裝的模範戰例：主力一個排一氣攻上山去，打退了包圍河灣的偽軍一個營，當主力攻山時，民兵們看呆了，「真是主力，進攻時和飛一樣！」今春擁軍節大會上，河灣人民做了一桿大紅旗，上面寫着：「主力如命」獻給了八路軍！

西南嶺戰鬥，是我軍進入諸葛邊第一次有傷亡的戰鬥，當傷兵向後抬的時候，沿路各莊的老百姓哭起來了！夏家營子的老百姓說：「早知傷這麼些同志，還不如儘着鬼子把俺莊搶了好哩！」事後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大會，成羣的老大娘都去叩頭祭奠，永吉官莊一位青年，當場參軍，號召替死者報仇！

果山戰鬥一千四百多敵人被我軍打退了，諸葛邊人民抗戰以來第一次見到鬼子這樣潰退，一百多拾死傷的敵僞是老百姓親眼見到的，他們高興的談論着八路軍怎樣一個人刺四個鬼子，怎樣打死洋

馬……。

主力的堅持戰鬥，是與當地人民武裝的自衛分不開的！在短短一年中，人民武裝已經過了相當的鍛鍊。

河灣的兩次保衛戰，嚴重的挫了張逆步雲的銳氣，第一次擊退了一個營的進攻，擲彈筒炸傷了一個民兵的屁股，他仍舊堅持，直到主力增援到來；第二次又擊退兩個連，漢奸已經闖進莊了，民兵隊長一個手榴彈又把他們打出莊，打了一個鐘頭，漢奸們終於拾着一死一傷退走了。最近他們又配合主力襲擊樓子據點，民兵隊長跟着六班長第二個先爬進了圍牆，他們繳到了兩支槍。

由於敵偽的極度摧殘，這個地區的恢復生產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但是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依靠全體人民的努力，一切困難都迎刃而解。在年節前即開始廣泛的動員宣傳，又具體解決了一些困難，羣衆生產情緒空前提高了。在春耕中，每七八人一騾的搭俱隊到地裏以後，都是先拉着犂跑上一陣，並且嘻嘻哈哈的說：『六、七年沒撈着這樣耕地了，可撒撒歡吧！』

解決勞動力缺乏的困難，着重於動員難民回家添購耕牛和組織勞動力，目前全縣難民回家的已佔百分之九十；耕牛（騾）至少增加五百頭，尤其耕牛運輸隊第一批運來牲口一百六十頭，更加提高了羣衆生產情緒；各處都組織搭俱隊，據不完全統計，春耕時至少有二百七十組，約三千人，佔全人口

百分之十五（婦女半勞動力不在內）。在緊張的努力下，已完成了中心區全部土地正式耕種。邊緣區消滅熟荒百分之八十的任務。

春耕完畢「耕起地、鋤不起苗」的困難又來了，民主政府撥出兩萬元的救濟款急賑，一面放款，一面組織運糧小組向路南根據地販糧，每車能推地瓜乾三百斤，就能獲利百斤，無怪河灣運糧小組回到岳女莊集上吃起大餅來，區長說他們浪費，他們笑迷迷的說「犒勞犒勞吧，利錢厚着呢！」此外還靠着反貪污追回一點糧食，還適當的借了點糧，現在新麥上場，地瓜秧、樹頭都沒動，春荒總算勉強渡過了，現在正勝利的渡着夏荒。

新地區的秩序初步穩定之後，去年冬季，城後莊全縣第一個農救會成立了，緊接着取得了反貪污勝利，追回糧食八石，買了兩頭牛和幾口豬，還建立了紡織合作社，當時推動了七八個村莊也順利的取得反貪污勝利。

年關到來，春借二十斤地瓜乾秋還三斗高粱的高利貸，直接威脅了貧民，於是減息開始了；由於債主不集中，只得分散進行，一般是借什麼還什麼，至多五分利，這樣每借二十斤地瓜乾能減息高粱一斗多。

荊山區六個村子，二百多個農會員，集體到縣府請願，要求政府代管他們佃種的漢奸土地和減

租，羣衆的要求被接受了，馬上訂立了合同。

今年麥收減租，全縣唯一有名的莊子楊家夏莊首先突破了，一百多個佃戶順利的減了租，影響了高墩黃土坡的減租也都相繼取得勝利，有的麥子分場了，楊希榮高興的說：「乍分那麼多糧食，好像怪不好意思的！心裏是說不出多麼喜歡了！」

現在全縣已經有二十多村有了農救會，約有一千會員以上，婦女也空前的活躍，識字班特別好，現在有十三、四處，學生有二百多人。

街頭巷尾時常聽到，有人在說着：「窮人要翻身！」一說到翻身的事情，大家就想到共產黨。

(註一) 僞軍的黑話，搶牛叫扛叉，搶驢叫牽鬼子。

(註二) 老百姓把地瓜秧磨碎蒸熟了吃，因爲很鬆散，一動就碎了，漢奸們取笑叫它慢拿，

一捏酥。

一九四四、七、一

## 老沂河沸騰了

高 七

從一九四一年那些難忘的日子起，老沂河便遭受着敵人殘忍的蹂躪。麥季裏，還不等麥子收到家裏，『維持』就提着槍要糧食；要『手提款』，繳不上就被吊在樑頭上打得皮開肉綻；漢奸張思儉到處抓壯丁，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人，誰不去就得給他兩疋洋布，房子得拆了磚瓦，送給鬼子修據點，夏天，血汗種成的高粱，被硬逼着拔去……但，這些都成爲過去的事了，今年，正當麥梢發黃的四月裏，隨着人民反抗的土砲聲，老沂河咆哮奔騰起來了。

現在在沂河兩岸離敵人據點僅有半里路的地方，到處掘成散兵壕，工事裏有一尊裝滿火藥碎鐵塊的『生鐵牛』，把脖子伸向對面的碉堡，一根栗花製成的火繩在一旁冒着藍烟，年青的小伙或者年老的大爺，坐在工事裏吸着煙，再有一個小柳條籃子放在一邊，裏面盛着『生鐵牛』的『糧食』；也盛着小夥或老大爺的煎餅。只要碉堡裏的人敢露一下頭，火繩往『生鐵牛』的鼻子上一湊，頂頭就給他一砲。

到處都有扛着大刀片紅槍頭站崗的人，只要漢奸隊一出來，不管白天夜裏，他們碰着就追。有一次夜裏，兩個工作同志穿過鄰馬公路到×區去工作，正走在公路上，背後呼呼拉拉追過來十幾個人，等到看清是當同志的後，他們低聲說：「早知道是同志就不「斷」了，同志朝前走吧，別看這裏離馬頭只五里路，都是咱們的人！」

有些據點修在莊外的村子也抗起來了，他們坐在自己的院子裏就都能看見砲樓。啦呱的啦呱，他們就說：「這些王八兒，軟的欺硬的怕，見了驢吊就跪下，日他娘一抗起來他也就沒有「旺勢」了！」人們記得很清楚，他們是怎樣開始了反抗。

四月裏的一天，港上七個僞軍到了溝要糧要款，莊長知道這是借着要東西來吃飯的。趕緊點上煙倒上茶，把僞軍安排，就出去弄飯，不一會，莊長端着香噴噴的肉菜和一些「朝牌」（麵食的一種）進來，僞軍拿起「朝牌」咬了一口，馬上摔到地上，一瞪眼：「這個咬不動，扎嘴！」莊長趕緊又去烙了油餅，結果僞軍又嫌鹽多油少；第二回做來麵條，被漢奸連盆給摔了；第四回莊長給包的餃子送來，僞軍拿起一個剛往嘴裏一送，緊接着就拉出來打到莊長臉上，把桌子一掀就罵起來：「娘的個×，你成心不給爺們飯吃嗎？這包子裏頭都是韭菜，盡塞牙還能吃嗎？快去再另弄去！這回弄不好就給你個槍把子吃吃！」莊長把牙咬了一下，又使勁的躬着腰，更加和氣的說：「是是，老爺別生

氣，我再給另做去！」他走出門，腳一踩：「操你祖宗，你不把老民收拾死你是不死心，俺這回也就拼上了！」他一招呼，全莊的老老小小都來了，拿着又把掃帚揚場鏟一窩蜂擁到院子裏：「我×你祖奶奶，你還想怎麼作踐俺！」吶吶喝喝七手八腳就把七個偽軍扭起來，七枝槍，子彈，都拿到羣衆手裏了。把偽軍揍了一頓，最後莊長說：「回去吧！回去對你日本爹說吧，想怎麼來就怎麼來，俺有這七顆槍等着他！」七個偽軍一拍屁股，抱頭就竄了！

受了四年罪的沂河老百姓，就從丁溝這一次起，都抗起來了。民主政府派來了一個郭同志，幫助各莊想法抗，各莊都在趕造着槍枝，抗起來了。漢奸張恩儉到樊捻抓壯丁，叫老百姓打跑了，敵人下令拔掉鄰馬公路兩旁的高粱。×莊老百姓夜裏扛着土砲從高粱地裏鑽到小圍溝的砲樓底下，打了幾土砲，喊：「再叫拔高粱就不行！」連喊了三次，第三夜偽警長答話了，「俺那不拔就是了，唔……」偽南新汪偽警察所長，坐着洋車「上任」的路上，叫×莊二十八個民兵「接」去了，送到民主政府。

像這一類的事情，不斷在沂河兩岸發生，人民把鬼子漢奸緊緊地囚在烏龜殼裏，在鄰城縣沂河兩岸已經有四十個莊子投進了反抗的洪流，五十里長的戰線，到處圍困打擊着敵人，敵人在麥季裏每個莊子要四五〇〇斤小麥，八四〇〇〇元，以此計算，四十個莊子僅在麥季裏就省出一百八十二萬



斤小麥，三千三百六十萬元錢。

但是敵人不肯善甘罷休，常常出動，於是沂河兩岸就不斷的發生戰鬥，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時，馬頭出來十多個鬼子七十多個偽軍，帶着兩個小砲兩挺機槍向辛莊進攻，當辛莊發覺時，年青的漢子摸起土槍就向公路上跑，十幾歲的小孩子，兩個人扛着一門小土砲，像砲隊一樣，一蹦一跳的也跑到公路旁的路溝裏，架好土砲就和從公路上衝來的鬼子漢奸幹起來。瞿老三瞿老四弟兄兩管着一門土砲，弟弟裝上火藥碎鐵，哥哥就點火，敵人的一顆砲彈落在土砲跟前，弟弟被炸傷了，哥哥背起來送回莊裏，在他重回火線的路上，別人問他怎麼樣，他說：『沒關係！』爬在溝裏又放起土砲來，一直把敵人打跑。

這一帶的人民就是這樣和敵人戰鬥着，從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的一個月裏，一共打了十八仗，斃傷敵僞四十名，捉僞警長一名，查住奸細六名——這對敵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敵人總想消滅這部分新生的人民武裝力量，六月二十六日早飯後，鄰城六十多鬼子，帶着馬頭偽軍二百多人，三挺機槍四門手砲，分五路向小埠進攻，於是小埠抗擊戰便開始了。

那天，田×福正在地裏鋤莊稼，一抬頭，看見南邊敵人來了，他摸出腰裏的土匣子『呸』！打了一叫槍，扛起鋤頭跑進圩子，關上圩門後，他就喊：『老少爺們：鬼子來了，趕緊上圩牆呵！』一閃

眼，莊上的五枝土槍，十顆土匣子都上圩牆了！十門土大砲趕緊裝好架在壕口上，這時敵人的機關槍已經在圩子南邊的瓦房上打起來，田××朝着瓦房『撲通』就是一大砲，這時，秦×景秦×進帶着秦港口，後小埠和小埠嶺的十五條槍，從北面爬進圩牆來增援，秦×進說『俺留下三顆槍在圩裏跟您一塊打，剩下的我帶着再爬出去打他的庭！』說完，他又帶着十二條槍衝殺出去。當圩裏的土大砲一砲打倒朝圩根靠近的兩個漢奸隊時，秦×進他們已經從高粱地裏轉到圩南瓦房子的旁邊，一個排子槍，瓦房上的鬼子抱着機槍一骨碌滾下來，扛着機槍就跑，其他的漢奸隊一看旁邊殺出個『程咬金』來，也慌了，拔腿就跑，另外的那四路一看不知什麼事，也就跟着一氣跑回鄰城馬頭去。

老沂河確實沸騰起來了，當人民自發地抗起來的時候，敵人只有蹲在砲樓裏生氣、發愁，現在，他們已經見到了更多的工作同志，×莊的老大爺拉着同志的手說：『俺早就盼着您來！這回可好了，您領着掩幹吧！』

人民再不愁苦了；老沂河有的是激烈的鬪爭的日子！人民已經過着自己的生活，老沂河也將永遠愉快的歌唱着流向東方！

## 臨朐無人區的新生

呂若騏

### 一、誰製造了慘絕人寰的臨朐無人區？

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國民黨反動派的「山東省政府」，於壓乾了臨朐殘留的老百姓最後一滴血之後，張目四顧，的確再也榨不出什麼東西了！這才像一窩蜂似的，蕩捲所有，走了！最後的走了！共留駐三年，一再實施其「蔣總裁」所手訂的「強化建設」，「安定民生」的政績，是滿眼蓬蒿，沿途棄屍，十室九空，真有「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之感的慘絕人寰的無人區。

記得當民主政府工作人員，星夜運送三十萬斤救濟糧，沿東里店、坦埠分東西兩路趕抵「無人區」時，初期竟沒有一個老百姓前來領取了。

「老鼠吃人肉，莊頭棲豺狼」，這在無人區的竹寺溝、老岩崗、九山村等地，原是數見不鮮的普通事情，野草黃蒿有的長的比高粱還高，這在無人區不僅是田野中如此，在村內、院內亦莫不如此，

其他就可想見了。

爲什麼素稱富足，盛產絲糧土產的臨朐縣，竟會被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弄的成爲絕無僅有全國知名的無人區呢？道理很簡單，說來却很複雜，總而言之句話：實行國民黨政府政令軍令的必然結果。下面且隨手舉幾個在「無人」區極其平凡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政令推行概況之一——徵糧情形，以嚮讀者：

下莊一天中，催糧者前後曾達四十起之多。

每兩銀子的正項負擔是糧食五千斤（雜項不在內）。

一九四二年春荒，「省政府」共徵糧十八期。

由於人民的逐漸死亡、離散，徵糧方法亦有所翻新：由從場上「隨打隨徵」，而改爲「挨戶勒索」，而改爲「搜身」，以致最後連拌在糞土內準備下種的幾顆糧食，也被「隨洗隨徵」去了！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還究竟有沒有不要的東西？這在局外人是難以知道的，不過據「國民黨山東黨務專員兼三青團長」秦啓榮的乃兄省府要人之一的秦啓棠曾經說過：「圍着莊子走三遭，磚頭瓦片不能燒」一語中，當可揣摸其大概。

在這種無微不至的橫征暴斂之下，試問有誰能抗的了？於是能走的都顛沛流離的逃亡了；走不了

的最初還鬻妻賣女，以圖苟延殘喘，譬如當時的九山，鹿泉集上，就有青年婦女背挿十字標出賣；但最後實在羅掘俱窮了，走也走不動了，祇有靜靜的等待死去，西安村的陳學瑞，全家十九口人就這樣死絕了後。據以後僅根據米山，九山兩區及其他五個村莊的調查，當時逃亡者共爲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人；死亡者，八千六百二十七人（死絕戶者四一七戶）總共逃亡死亡人數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

以上所說的這些，就是發生在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直接治理下的『省會實驗區』，同時號稱『模範縣』的臨朐。雖然以上的片斷事實，都是兩年前的往事了，但偶爾想及，仍不覺毛骨悚然！

## 二、誰給臨朐人民撲滅災荒，重建幸福？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雖然放棄了這塊當時的抗日陣地，八路軍便打退了敵僞進攻『掃蕩』，來搶救臨朐的人民。

記得當時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在無人區裏撥蓬蒿，踏橫屍，挨門挨戶的找人，一天也找不上三兩個半死不活的老百姓，分給他們救濟糧，告訴他們：『民主政府來了』，開始來爲臨朐老百姓建立幸福的生活。

用什麼方法和需要多少時間來恢復這方圓廣及百里的災區？以此來問羣衆，答覆是搖頭，流淚；十年、二十年……，被問者哽着微弱的聲音不敢再往下想了！

第一批救濟糧和款子都發下了，村莊裏也稀疏地冒出炊烟，當地民主政府也在人民要求下星星點點的建立了；難民也開始還鄉村，時間已經過了六月。

災荒和瘟疫原是伴隨在一塊兒的，就在初秋的時候，回歸熱、傷寒、瘧疾，又降落到災難深重的臨綏人民的頭上，災情最重的米山、松山兩區，一天死到六七口，呂匣店子莊這時已有四百二十口人，但病倒的却有三百二十多；腥臭罩滿了全區，又肥又大的金蒼蠅到處都是，就在這當兒，民主政府的緊急治療隊，四十多位中西醫生，帶了幾大駝子藥品，趕來搶救這又被瘟疫趕到死亡線上的人民。

醫院設在米山區的棗行，醫療組四出下鄉，醫生們人生地不熟，當地政權工作人員就挨門挨戶帶領着前去，口號是『一切爲着治療。』雖然說當地的松山區公所十五個人都病倒了，但還是包上藥丸子，尋找病人，自己寒熱交作而不管，反而給人治病，這在那裏曾經有過這樣的政府人員？難怪北坡莊的馮大娘，拉着去給她兒治病的徐健女同志，淚汪汪的直叫：『咱的親娘』……原來這時的徐健同志，病的頭髮已剩下不多了！而在病災一次襲擊時，縣裏生產股幹部吳啓芳及王××二同志，竟因節

省自己的口糧分給病人，挨饑忍餓，被瘟疫先後奪去生命！一直到今天，米山區郭泉一帶的人民，提起這件事來，誰不傷情！

搶救病人的工作由八月底一直繼續到翌年四月初，可怕的瘟疫終於被撲滅了。據不完全的統計：共巡迴施診四百七十二個村莊，治愈病人先後共達四萬餘人，共用藥品七十餘萬元。

和救災同時並行的，是組織現有的人民，進行秋耕。魯中行政公署從沂中縣，從馬站撥來三百俱牛，自帶草料到了災區。不久，大批的麥種肥料也到了，僅米山、松山二區就分得了麥種六萬斤；這樣，到了陰曆十月中旬，荒蕪已有三年的田地裏，才算是看到了嫩黃細絲的麥苗，這象徵着民主的臨朐的生長，無怪乎許多老百姓，總是每天在地頭上轉上好幾遍。這原是年年都種的莊稼，但現在與他們却是「久違」了。

渡過艱難的一冬，老解放區掀起了大生產運動的熱潮。甦生的臨朐，自然也不會例外，民主政府的八十萬元春耕貸款發下了，幫耕的牛，又大批的從他縣送來了。農具、肥料、鋤頭、鐮頭、犁，甚至糞筐子……總之凡是農作所需，民主政府都一一的設法弄來了。臨朐老百姓，的確也不負政府的期望，他們熱情百倍的春耕，沒有糞筐子送糞，就用僅有的破被單子包，沒有犁，就用鋤頭，沒有鐮頭就用鍋鏟子，以致最後連手都用上了。這樣政府人民通力合作，全無人區的荒地，耕起了三分之二。

當年秋天，許多再次前往無人區的人，大都不認識原來村莊道路，因為滿眼是金黃的穀穗，紅得發紫的高粱，不是滿目蓬蒿了。

就在這年的冬季，魯中區開全區勞動英雄大會，臨朐勞動模範林兆有在會上報告他開荒的經過，最後他拍拍他的新棉褲說：「四十年來這是第一次穿棉褲！」

### 三、在民主光輝下走向新生！

說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製造了臨朐無人區，這樣未免太籠統了，比較完善一點的說法應該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這羣敗類，勾結敵僞，拉攏地方封建勢力，三位一體的把老百姓弄的死亡載道的。這個真理，老百姓是知道的，因此，當四四年春耕之後，老百姓就自動的起來和殘留在地方上的這夥爪牙算賬了。

「見了國民黨，虛汗滿身淌，碰到保甲長，一命見閻王！」這個歌謠在臨朐是普遍流行的。臨朐羣衆，回想到過去所遭遇的悲慘生活，羣衆就不能不起來和這羣連點人氣味都沒有的東西算賬。

龍山區香水岩的孫占元，平安峪的王學立，他們都是所謂保長、鎮長，他們揭老百姓的鍋在二百口以上，架票，打死人命，勒逼民女……：罪惡滔天，王學立幹鎮長不到兩個月，由二畝八分地，變



成了四十大畝的財主，孫占元也弄到三十多畝地，二十多間宅子。就在今年的正月裏，三十多莊的四千多羣衆在九山開會跟他講理，會開了三天，訴苦的羣衆婦女帶了剪子，要零絞他的肉，但民主政府依然是寬大爲懷，留下他的生命，他反省了自己的錯誤，於是許多過去殘害人民的保甲長的國民黨員，也在民主政府這種至誠的感召之下，和人民的組織力量之下紛紛向人民反省，據不完全統計，光是紙坊一個區，就有十七個反省的。

羣衆自發鬪爭如火如荼的到處開展着，而羣衆團體的組織，也在鬪爭的實際需要下，擴大和更加鞏固了，只龍山區，羣衆團體的人數即已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災情最重的米山區，在一九四五年初的時候，工農青婦等會員也達到當時人口百分之四十。（約三千五百人。）

說臨胸的老百姓就此一帆風順過好日子，那是不符事實的；因爲國民黨那些統治人民的『老爺』們還沒有最後的忘懷他們，時常通過一切會門來散佈謠言，企圖來奪去他們才開始萌芽的幸福生活；松山區鷄子山莊的金丹教，在鬪爭他的大會上，向羣衆反省，承認他領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津貼；說共產黨，民主政府給羣衆治病是『先甜後苦，將來都拔去當八路』……老百姓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道貌岸然』，『滿口慈悲』一再教老百姓『『由命』的『道長』』，也是國民黨統治者的一夥！羣衆不再迷信了，他們需要懂更多的道理，好不再上當，就在這種反迷信鬪爭的推動下，各

莊都紛紛成立夜校、冬學、識字班、莊戶學。米山區在四五年之初，全區四十九村，有冬學五十五處，莊戶學四十處，共有上學羣衆三五七五人。這是臨朐人民在經濟上翻身之後，要求文化上也要翻身開始。

這時候，冶源據點的漢奸大隊長，孔憲增對開始翻身的羣衆叫囂道：『我要不燒光了石灣岩，我要不刀砍了那范文秀狗酋的，我就不姓孔！』這殺氣騰騰的消息傳到石灣岩老百姓的耳朵裏，傳到民兵隊長范文秀的耳朵裏，都沒起回響，倒是從冶源到石灣岩這八里路中的兩條嶺上，多了八九十個石雷。今年三月初八那一天，孔憲增的人馬，一共三百多人，直撲石灣岩來了，一踏上東嶺，就弄響了兩側，接着送過來的是一陣排槍，范文秀領導下的二十多個民兵迎上來了，就把這位『不燒光石灣岩不姓孔的』的『孔大隊長』一直追到冶源。而范文秀就從此獲得民兵英雄的稱號。

國民黨反動派和敵僞就是這樣千方百計來企圖把臨朐羣衆重新拖到死亡線上去的；而臨朐羣衆，在民主政府的教養之下，也知道祇有反抗，才能獲得新的民主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們自動配合八路軍打昌樂、打益都；當他們生龍活虎的和主力並肩作戰時，誰還會相信，這些人就是在兩年前被國民黨『山東省政府』，餓的奄奄待斃，驅趕到死亡線上的人們呢！

#### 四、開展大生產運動！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帶給臨胸老百姓的，是一連串的快樂和興奮。早在冬學裏，他們就聽說吳滿有是勞動英雄，增產訂興家計劃。的確臨胸每個老百姓，誰不想重整他破碎的家園呢！接着，四十年來頭一回穿棉褲的林兆友，率領着十三個勞動模範，一路鑼鼓喧天的帶着勞英大會的獎品，從南沂蒙老解放區回來了；回來的第一句話就是「趕快響應毛主席說的：組織起來，大變工大生產……」。難民們更多的從四面八方湧回來了。接着又是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來了，說今年又放春耕貸款，又放肥料，又種棉花好穿衣裳，還要組織大變工……：這一些事情，可真把臨胸老百姓喜壞了！勞動模範曲大娘喜的兩眼含着淚珠說：「俺是做夢嗎？俺那裏還知道有今天！」接着她又想起兩年前，因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催糧而嚇死了她的女兒——含在眼內的晶瑩淚珠兒不禁就又掉下了！

當時的大生產是怎樣開始的？現在已很難具體的說了，不過回憶起來是：天還不明，四面山頭上就有鑼鼓響，月亮早上了東山，開荒隊還沒回來！壯年男子固然都開荒，而婦女如曲大娘也一個人種了四畝地，送糞是一車子三百斤，不亞於一個強壯的全勞動力。大生產的浪潮逐漸捲到兒童中來了，他們白天上學，抽空開荒，以石灣岩的兒童團來說，他們十一個人，開了三分荒，種上了蘿蔔，以後

一個人就分到了三百一十八斤！老年和婦女在生產中也不例外，以米山區為例：老年人共創地九百零四畝二分；婦女共創地五十二畝九分（大畝，七百二十桿子。）

爲了補救牛力的不足，變工組的作用就被普遍的重視。共計全縣有變工組一千四百七十七組，組員達九千人。仍以米山區為例：全區共有變工組三百五十一組，組員四千二百二十四人，除耕種了七千三百零八畝地外，還開生熟荒三千八百三十七畝；平均每人種地二畝六分以上。（大畝——一畝等於三畝。）這是在牛力缺乏，用人拉犁的狀況下進行的！生熟荒一塊也沒有了。

政府的貸款總數是三十六萬八千元；貸豆餅是五百八十斤，但實際上政府對春耕的領導和幫助是決不止此的，從下面米山區的統計中，可以使我們看得出來：

貸款：八萬元。貸鐵頭：八八五個。貸糧：八萬斤。貸糧種：一九九七斤。貸肥料：一千二百一十斤。貸席：三百張。貸羊款：一一五五〇元。

就在羣衆、政府、軍隊一致通力合作之下，兩年前白骨壘壘的無人區，掀起了大生產運動的熱潮。滿坡是青葱可愛的莊稼，滿村是人羣的來往。以米山區來說罷，原有人口三六九五戶，最少時剩下五十一戶，（每戶實際僅有一、二人）；在大生產的後期已增加到二八四〇戶，共缺少的八五五戶中，已死絕者三七一戶，留居其他老根據地者三七三戶，逃向關東者九十五戶，逃往敵佔城市者十六

戶，總的說來，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回來了。

莊稼在及時的春雨裏滋長，除了一般的糧食之外，還有一萬三千畝棉花。因為臨朐人民打從一九四〇年以來，整整五個年頭，沒有添一件新衣服！

糞雖然不能上的很多，但是穀子鋤七遍，棉花鋤八遍，這些政府的號召，臨朐人民都毫不猶豫的作到了，有些地方還響應水利號召，打了井，修了蓄水池，於是六月天的臨朐原野，滿坡都是一片的葱青的禾苗。

也是在六月天，從北面敵佔區流傳過來了流行性腦膜炎，這一次，臨朐老百姓都不怕，他們說「民主政府的李科長會帶了醫院來的」，老百姓的盼望當然不會落空，果然，魯中行政公署的衛生科李科長帶了醫療隊，又來給他們撲滅了病災。

##### 五、繁榮幸福的新臨朐在滋長中！

今年臨朐的秋收，和老解放區比較起來，當然不能算是好；七百二的桿子的地，打穀子才不過打了二擔左右；一官畝的棉，才收到二十二斤半的淨花，但臨朐羣衆不是這麼解釋的，他們說：「打根兒就沒指望能打這麼一些，又沒糞。沒糞，那能打莊稼？虧的變了工，多鋤了幾遍。」的確，他們是

感到滿意了。

羣衆今天的滿意，是和他們過去的酸辛悲慘分不開的，拿紙坊區石灣岩馮相佐的家來說罷，在災情最深重的時候，一家八口人，吃的最奢華而又最多的時候，是一共半斤豆子，換句話說，一個人一天吃一兩豆子；通常的『糧食』是糟糠，發茶（蠶屎）桑葉……今年一年來，馮相佐家裏的飯食是高粱煎餅、穀子煎餅、小米、綠豆……還有菜蔬，不是二人一兩，而是儘飽。

再拿石灣岩全村來說，經調查了解，全村現共一百二十戶，有十分之四，除吃還有剩餘；有十分之三，正是够吃，有十分之三，上下差了十天半月的糧食；這樣就是說平均都够吃的。

不愁吃，就得想到穿衣了，五年來沒有添過一點衣裳的人民，是多麼渴望着一件新衣裳嚟！棉花是自己種的，賣的價錢不算孬，合作社賣布比市上便宜八元一尺，這樣龍山區的合作社，半個月內就賣出了百把疋布。臨朐人民穿了新衣裳，又吃的滿臉紅光，就使人難以想起兩年前鶉衣百結，面黃肌瘦的神情了。記得日本投降之後，縣政府在大崗東召開反內戰動員大會，勞動模範林兆友穿了一身簇新的淺藍衫褲，大家都說林兆友年輕了，林兆友笑嘻嘻的說：『我是死了的人了，虧的共產黨把我救出來；才有了今天！』

民主政府幫助臨朐人民增產，和幫助所有解放區的老百姓一樣，不光是在農業生產上，還有許多

的農村副業。從以下簡單的敘述中，可以明瞭其概況：

全區現共有合作社七十餘處。共有男女社員一萬零三百八十二人；股金四十萬零六千二百一十五元五角，政府又貸款二十三萬元；這些合作社以紡織爲主，約佔百分之九十。合作社所給羣衆的直接和間接利潤，估計最低在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元（包括紗線織布的工資收入）。

全區共有文化紙池十一個，火紙池三個，有工人七十二名，出品除大紙外供印刷書報之用。

龍山區宋家王莊有抗屬織布工廠，有八張布機，窮苦抗屬，各得其所。

石灣岩有木業合作組，專打織機紡車。

紙坊區即將成立鐵工廠，以安插外來工人。

全區有紙煙工廠若干處，出品遠銷鐵路以北。

全區今年共養蠶得繭八十萬斤。

此外還有運輸隊，打油組織……而以上這些都是民主政府兩年來，全心全意幫助臨詢人民增產的工作內容。

農業豐收，副業興旺，農村就自然繁榮起來了……記得四三年才去該區時，高縣長牽過去一個羊子，經過米山區，一個六歲小孩，問她媽媽：『這是什麼？』現在呢？全縣共有羊一萬三千頭，米山

區也有一千多頭羊，大關區的楊家莊最多，共有三百五十二頭，每天日落西山的時候，小孩趕着羊羣，咩咩地由山上回來，他們不再不認識牠了！

牛、驢、豬、雞也多了起來，一個石灣岩的老百姓，屈指記算他莊有六條牛，二頭驢，一百三十隻羊，××口豬，×××隻雞之後，笑的合不攏嘴很幽默的說：「兩年以前，俺這塊地方，有毛的是老鼠！」

農村的繁榮，由農家反映到農村市場上來了！

米山西部的池頭集，過去在村裏一條不到六尺寬的街上趕，來往行人還通行無阻，從去年起移到莊外來了，每集上三四千人，通常殺到八口大豬，大生產開展之後，應運而生的增添了牲畜市。過去國民黨『省政府』在這裏時，這個集是什麼樣兒，從以下幾句話中，可以猜到：

「米山西頭池頭集，櫃檯、鑿子、鐵頭、鏟，洛莊（省府駐地）集上臘脂粉、酒，省政府裏賺大錢！」

臨到人民生活逐漸地好了，走向繁榮了，他們是知道爲什麼會這樣的，他們忘懷不了共產黨、民主政府、八路軍，到了春耕時，他們幫助抗屬耕地送糞，秋收時又給抗屬收莊稼，平常時分拾草挑水，過年過八月十五，石灣岩的識字班兒童團，打着鑼鼓，扭着秧歌，唱着「抗日軍人家屬多光



『榮』，給抗屬送禮。

今年春天和秋天，參軍運動的熱潮又傳到臨朐，許多青年都自動的報名上主力，米山區的識字班也抬着花轎送參軍，民主政府怕這塊甦生不久的地區，在生產上受到損失，動員說服不要他們參軍，許多工作同志都說的唇焦舌破，還是止不住，以後說最多只要一百五十人，但結果還是一千多。

經常在村中和羣衆接觸的一些工作同志，當他們工作有所調動時，總是碰到一些困難，舉例來說：米山區的吳健女同志，四四年由米山區調到大關區，路過西文山，遇上該莊譚大娘，一把拉着就是不放，哭了又哭，不讓『救命恩人』離開她，好容易才說服了她，以後還是千方百計的寫信，結髮網子，路遠遙遙的送給吳同志。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製造了臨朐無人區，共產黨民主政府全心全意在短短期間內把臨朐人民解救出來，這其實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 被解放的處女地

景曉村

在魯北有一塊淤地，是由黃河泥沙沖積而成的。（即今渤海行署所轄之墾區——編者）

這塊處女地，過去曾經長期的在官僚、土豪、土匪、權貴們的盤踞之下，所以雖是一塊肥沃的土地，都不曾成爲人民自由呼吸，安穩生活的樂土，她比一般的地區更黑暗，她成爲山東歷史上的極貴們發財致富之地。數十年來在這種桎梏下，除有少許的土地被耕種外，大部地區仍是一片荒蕪淒涼的曠野，人口稀少，村莊有如大海中的孤島，各不相關的散處於這塊空曠的地面上；尤其是自抗戰以後，這裏的土匪，一變而爲『新貴』，更『名正言順』的對人民進行着各種各式的剝奪，所以人民更無法生存而大部逃散了。

自從八路軍到了這裏以後，人民便從最黑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了，經過一年多的建設，這塊曠無人煙的荒土，逐漸成爲抗日民主根據地了。

這裏土地已開墾的佔可開墾地不及百分之一，而且存在着許多問題：地權不清，地主官僚仗勢掠

奪，人民地權毫無保證，人民生產情緒低落，不僅荒地無人開墾，已開墾的土地重又荒蕪者滿目皆是。所以解放以後，人民急盼解決這個問題。民主政府解決的原則是：澄清地權，保障地權，分配公荒，安置墾民，貸款貸種協助貧民開墾，實行減租，減輕地主剝削，發展富農生產方式，政府給以各種便利，整理逃亡者的土地，實行代管出租耕種，減輕人民負擔，提高生產熱忱。政府爲此曾出過三次佈告，並頒佈土地整理方案及公田墾殖辦法，建立專門處理土地問題的土地局。由於上述方針的正確，所以收到如下的效果：

第一、大批的增加墾地及墾民，民國三十年一年中經過向政府登記領取之土地約比二十九年耕地面積增加四倍以上，其中開墾生荒佔二分之一強，餘爲熟地及熟荒（即已開墾後又荒蕪者），安置了大批外來墾民。由於人民生產的積極，所以三十年秋收，是抗戰以來前所未有的一次豐收。至三十年冬及今年春，外來墾民更源源不絕，至三月底向政府登記要求發給土地者，已較三十年增加一倍。

第二、由於土地耕種面積的增加，人民生產熱忱的提高，所以也增加了人民的收入與政府的收入，大部人民都可以豐衣足食，而政府也在人民的積極支持下解決軍糧與抗戰經費的問題，而且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各種苛捐雜稅取消了，公糧田賦比以前減輕了一半。

第三、政府貸糧貸種九百擔，貸款十八萬二千八百五十二元（本幣），解決了春耕的困難，農民

生產情緒更加提高，穩定了人民的勞動生活，大大的減少了人民的流動性；同時使大批敵佔區逃來的難胞，得以各安其所，各就其業。

第四、在土地政策上執行了保障各階層地權的方針，所以不僅貧農，難民能獲得土地耕種，逃亡地主的土地，亦保障其所有權，有代管人者自行代管，無代管人者政府代管，何時返回何時交還，秋收後並通知其前來領取地租。三十年秋收後，經政府代管而來領取地租者有十八戶，共收去地租四百餘擔，其中濟南某巨商曾來函鳴謝，某某會派其弟前來民主政府面謝，某某等縣城的數家地主領去地租後感激莫名。敵人造謠說「共產黨沒收土地，殺老戶換新戶」的謬言，不攻自破了。

在政治上的口號是：當地的人民及父老辦當地的事。一切區、鄉、村政權仍照常辦公，協助軍隊；並普遍向各階層人民宣傳解釋民主政策，因此不久選舉成立了縣政府及各區的區政府，民選的縣長有一個是過去蒲台之保安團長王雲亭先生，各縣區政府並吸收不少原來的行政人員參加工作，如十個區政府中，有五個區的區長是當地公正士紳。三十年夏，相繼成立各縣的參議會，都是在減租增資後由羣衆普選的。××的參議會選舉了當地的地主劉漢卿先生爲參議長，他過去曾當過西北軍旅長；××則選舉了老國民黨員劉鳳鰲先生爲參議長。在參議員中，共產黨員均不超過三分之一，××的並且少於三分之一，這說明了共產黨與各階層人民赤誠合作抗日的主張是大公無私的。

開墾這塊處女地，也是在不斷與敵人搏鬥中，動員了廣大人民積極參加作戰，建立了縣區武裝和人民武裝，配合主力軍保衛根據地，因此敵偽的掃蕩，均在我軍民反擊下被打垮了。尤其三十年夏，敵偽集結近萬人，企圖蠶食並搶掠秋收，經主力軍及地方武裝，人民武裝一個星期的血戰，消滅敵人近二千人，將敵人全部擊潰。秋冬八路軍又相繼克復兩個據點，消滅敵偽千人以上，捉偽團長兩名，嚴重的打擊了敵偽蠶食的陰謀，使根據地更加鞏固，人民情緒更加高漲，許多青年急起直追的參加子弟兵，保衛他們的家鄉，保衛他們已得到的自由與幸福。

# 大山前村全面上升

文 非

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成年累月處在敵人封鎖包圍與戰爭環境中，但因在這裏實行了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政策，向着毛澤東所指出的方向前進，人民生活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日益改善，抗戰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提高，呈現着欣欣向榮的新氣象，莒南模範勞動者鄭信那莊——大山前，就是根據地內千百個村莊中的一個，它代表着根據地的面貌，茲特將該村情況報導於後：

全村共二百戶（負擔戶二一四戶），戰前有赤貧戶二十五家，貧農七十八戶，貧苦中農十五戶，中農四十一戶，富裕中農二十五戶，富農十一戶，地主五戶，戰後爲許逆樹聲（原國民黨莒縣縣長，一九三九年投敵）所盤據，許逆經常勾結莒縣敵僞，反共軍孫煥彩及地方土匪等出動搶劫燒殺，綁架勒索，橫征暴斂，一到黃昏村裏人就逃到莊外山坡田野裏露宿，許多村民被逮捕吊打處罰，村長幾遭槍殺，農救會長手指也折斷了，當時羣衆情緒極爲低落。除幾戶富有之家外，全村都以糠菜、草種充饑，面色枯黃，被迫逃荒的有三十多戶（大都下了關東）；又由於負擔苛重，有三十一戶出賣土地二

五八畝。當時鄭信等人推小車做生意到沂蒙區抗日根據地，親眼看見根據地人民生活的幸福自由與軍民的密切關係，回到村中一傳說，全村羣衆都眼巴巴的盼着八路軍趕快開來。

不久我軍開抵濱海區，羣衆爲了自身的解放，吳希文、孫嘉堂、尹茂全等十餘人先後參加八路軍。四〇年夏民主政府成立，在人民子弟兵——八路軍的保衛下，粉碎了敵人合擊掃蕩與偽化的企圖，至四二年該村就由邊沿區變爲中心區，社會秩序安定，民主政府取消了十餘種以上的苛捐雜稅，實行了合理負擔，全村負擔日漸減輕，去年夏季公糧備徵一萬斤，秋季公糧二萬二千斤，較四二年減輕了百分之六十，較許逆樹聲與反共軍孫煥彩盤據時減輕三倍以上。四二年夏政府重新頒佈減租減息增資法令，該村五十多戶佃農，雇工實行了減租增資，羣衆的抗戰生產情緒普遍高漲，四二年九月至四三年春，政府號召發展紡織事業，發放該村貸款二萬五千元，村中添購六架大機，四架小機，四張彈花弓，全村紡車增加到一百多輛，百多個大姐大嫂大娘開始紡線，不能紡線的貧苦女孩三十二人，編成四個小組搓谷錐，一百五十多婦女投入了紡織生產。貧農化寶聚說：「過去我六口人五畝半薄地，一年挨十個月的餓，三個閨女什麼都不能幹，去年都參加了搓谷錐小組，一年搓了四千多元，養活了全家，今春糝子、地瓜乾還沒吃完，每人還都做了一身新衣，往年過年吃糝子，今年過年推了三升麥子一升蕎麥，吃了三頓包子；今年全家開荒、運鹽、紡線、搓谷錐，沒一個閑人，我已升爲中農，這樣

幹下去，再過二年我還得上昇呢！」

今春民主政府號召成立合作社，並貸款三千六百元，棉花二百斤。婦救會長模範抗屬柳大嫂領導創辦了紡織合作社，集股四二〇股，集資二〇五五〇元，全村家家自動入股，有的父、母、兄、弟、姊、妹分五六個份入股，最多有入一八〇股的。柳大嫂說：「在紡線上曾出現了王大娘、聶大娘、鄭大嫂等模範，一天紡六兩，又快又好，跟洋線一樣，別人十八元一斤，她們二十元一斤，十二歲的聶孝英一天紡三兩多，還誤不了做飯。」織布模範聶世英，面子一尺二寸寬的條子布，別人一天織一個，他一天織二個（三丈二尺長一個），而且質量好，一個布比別人多掙一百元。搓谷錐的模範化廣舉，是個十九歲的小姑娘，一天能搓十八斤，掙的錢可買九斤高粱，够四五個人一天吃的。現在村中凡是參加紡織生產的，沒有一個不「攢私房」的。十九歲的小姑娘，把「搓谷錐」紡線得來的錢除了一部交給家庭外，每人都投資合作社，手中都有幾十元百多元，現在合作社營業蒸蒸日上。社長柳大嫂說：「六張大機，四張小機，四個彈弓都動起來，二百五十個人也不够用的，這樣至少可養活七八百個人。」

去年民主政府號召開荒生產，並頒佈了獎勵開荒條例，給該村二次貸款六千五百元，七十多戶貧苦農民，買到了開荒工具，七月鄭信開荒隊成立，雖然該村四周荒少石多，但由於大家勤苦耕作，半年的工夫就開了八十多畝，新開荒隊長吳希堂說：「今年計劃開荒一頃五十畝。」去年鄭信自己一個



人開了七畝荒，被選爲勞動模範，政府兩次獎勵他騾子毛驢子各二頭，還有豬、雞、糞筐、糞叉等等。開荒隊得到的獎金，全部投入生產，鄭信也由貧農上昇爲中農了，他說：「十幾年的破棉襖六七斤重，推小車放在誰車子上誰都嫌重，去年叫我扔了，換了個三表新的大棉襖，今年全家九口，人人做件新衣服，過年吃了六斤肉四頓包子，今年我翻了身，這都是實行了毛主席的好辦法。」

今春毛主席提出互助變工，縣政府親自領導該村，組織二十九個變工組，參加變工組的一四七戶，佔全村戶數的三分之二，鄭信任變工隊長。經過春耕、鋤地、麥收，全村羣衆體會了參加變工組的好處，把剩餘勞動力組織了個鄭桂運鹽隊，節餘二百個工，賺了四千多元，化寶三自己推了九次賺了一千元。麥收時五天計劃三天完成，搶收搶打，各個變工組提出競賽，半夜即開始拔麥，民兵掛槍下湖，五十歲的鄭信拔了半夜麥子回來又澆了半夜地瓜秧子，全村總共拔了七百多畝麥子，多得麥楷四萬斤，麥子約一千六百斤，合計一萬五千元，平均全村每人可得十五元。在麥收後的變工組長會議上，大家紛紛議論：「毛主席在陝西怎麼給咱想的這樣週到。」

在變工互助中，懶漢王光年等七人，在全村幫助下，積極的參加了生產。王光年二十年前有一頃多地，到現在賣的還剩十多畝，沒有一年不賣地的。去年王大娘母女三個參加紡線搓谷錐，三輛紡車不停的轉，一集就是好幾斤線。王光年今年鋤地收麥拾糞挑水拾柴什麼活都能幹了，從去年到現在不

但沒賣地，現在家裏倒很寬裕了。聶邦本過去幹活好『磨滑』，被選爲變工組長以後，在集體勞動的鼓舞下，今年麥收全組最先完成計劃，並且幫助了兩個組拔麥子。青救會長聶邦臻才十七歲，剛參加變工組時，還只頂半個勞動力，不上一月就頂一個全勞動力了。各人除了參加家庭生產外。民兵、婦女識字班、兒童等還集體開荒或租種地。正如鄉信所說：『實行了毛主席的辦法：男耕女織，全莊男女老少幹活都特別有勁，因爲有了盼頭啦！』

在共產黨八路軍和民主政府的領導幫助下，經過二年來的減租增資，實行了合理負擔、開展紡織以及開荒，變工互助的結果，全村生活普遍上升，赤貧戶上升爲貧農的二十一戶（餘四戶逃荒剛回家），貧農上升爲中農的三十四戶，中農上升爲富裕中農的九戶，富農增加了五戶，小地主增加了兩戶（無勞動力），還有八三戶村民增加了土地共計四三〇畝（內有四十四戶是由開荒而增加的，共一〇四畝）婦女識字班隊長王佩苗說：『往年莊上不見穿新衣裳的，今年不管窮富，都能穿上一件新衣裳，婦女識字班還合夥到合作社買了布，都穿上了花條布衣裳，站起隊來又整齊又好看。』往年二百戶人家要有一百六七十戶吃糠菜草種的，今年全村地瓜乾都有剩餘，過去很少吃到青菜，今年方瓜眉豆大葱白菜黃瓜……不斷，還能吃到魚乾魚蝦子，逢年過節都能吃頓包子。半年來逃荒回家的有十七戶，七個討飯的都有了飯吃。

由於生活的改善，全村羣衆抗戰民主文化活動的積極性更加提高了，青年兒童婦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參加了自己抗日生產組織，工農青婦民兵兒童各種羣衆團體，經常過着自己的集體生活，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作生活學習，民選村政，柳大嫂也參加了村政工作，有了問題採用講理調解的辦法解決，有檢討有批評有鬭爭，加強了各階層的團結。小學、夜校、冬學、識字班更加活躍，兒童團長吳希榮說：「全莊能上學的小孩，不管窮富，沒有一個不識字的，過去窮人那敢進學屋門。」鄭信也學着寫字。有的能寫信，能上賬，能看大衆日報的通俗消息。文化娛樂生活更加活躍了，青年、兒童、婦女都能自己排演歌劇跳舞扭秧歌踩高蹺，聶桂蘭到未婚夫的村子踩高蹺回來說：「那怕什麼，不是過去的封建時候了！」農閑時打鑼鼓拉胡琴吹笛簫唱小調……歌聲樂聲洋溢全莊。婦女參加了抗戰與紡織事業後，社會地位提高了，自從聶文周打老婆受到全村的責備後，再沒有發生丈夫打老婆的事，聶桂榮的父親貪圖錢把她許給了王玉法的兒子，她在村民大會提出離婚，得到全村的贊同，今天已經沒有了買賣婚姻。正如識字班副隊長吳希英所說：「過去婦女插花，纏小脚，不出門子，說過婆婆家就是好閨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來不敢說話，現在婦女可以搓谷錐、紡線、鋤地、拔麥、雞叫就爬起來拾糞，也可以上學演戲唱歌踩高蹺，參政擁軍工作都可以做，自己的婚姻也敢說話了！」

平時兒童婦女站崗盤查行人，夜晚民兵巡哨，「八路軍是自己的隊伍」，沒有八路軍也沒有咱的

好日子過」。這個道理全村大人孩子沒有不知道的，今春全村成立了光榮班。鄭臻剛結了婚，堅決帶領着全班參加了主力。在歡送參軍大會上，化大嫂鄭大娘都登台講話，送夫送子參加主力，騎馬坐轎戴着花洋洋得意的到主力去。在歡送大會上五十一歲的貧農王榮受感動的站起來說：「八路軍來了，政府貸款我買了張大機，才沒餓死，我没人去參軍，把我攢的五百元錢捐給新參軍的兄弟作路費零用。」青救會長聶邦臻去參軍，因為年輕力小被主力送回家來，他說：「過去許黑子（許樹聲）和孫煥彩是抓兵拔兵，老百姓天天避兵，沒辦法只好買兵，今天我想幹還幹不上！」在參軍運動中湧現了吳希堂、聶邦清、柳大嫂、吳希英等動員參軍模範，全村自己定出擁軍公約十二條每逢村民大會便宣讀一次，全村三六戶抗屬（外來抗屬在內）的土地由變工隊代耕代收，外來的抗屬有的紡織，有的上學，給抗屬拾柴挑水大家都認爲是很光榮的事情，過年後共拾柴一萬斤，保證抗屬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燒，逢年過節，油果子，花生，菜蔬……都先送到抗屬家裏去，抗屬家裏的日常用具都用不了，外來抗屬劉大爺說：「沒有再好的了，比在家裏還好，大家對我的照顧太周到了！」有的大姐還說：「好大姐嫁給抗戰的。」

就這樣，大山前村的人民完全上升了，他們開始過着愉快，幸福的生活了。

（完）

## 上昇中の西筵賓

秦玉如

「廣濟號，賽北京，王立祥，坐朝廷，五家子客戶在朝中，公聚隆是護國公……」從前在舊勢力統治之下，羣衆有話不敢說，吃了虧記在心裏，只能編出歌謠來發洩心裏的悶氣，這歌謠裏面隱埋着許多羣衆的血和淚。

王立祥是營南筵賓街人，他給大店××堂當掌櫃的。他就依靠地主的勢力狠命的剝削佃戶，幾年的工夫，佃戶的血快乾了，他却添上了幾百畝地，放出了大批的高利貸，開着廣濟大酒店了。他動不動就揭佃戶的鍋，封佃戶的門，徐二叔捨了半個秫秫頭，硬說是偷了他的，弄到酒店裏押着，家裏給封了門，徐二叔連嚇帶氣喪了命，到分場的時候，兩擔高粱也不給分了。徐廣梅使了廣濟的錢，幾年的工夫，六十七畝地都叫他準折淨啦。村子裏一家家破產了，眼看着全村貧戶的三百多畝地，都成了他的，王立祥也因此常常高傲的站在酒店門口大言不慚的說：『用不着四年，筵賓街的地土，宅子，就沒有旁人的了。』

屈辱饑餓逼得羣衆幾乎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但是那時候窮人是沒有說話的資格的，於是許多事情便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大年初一，王立祥一出店門，看見一個泥神擺在門前，他大笑說：『好，送財神來啦！』這是他安慰自己的話，他未嘗不知道這是『鬼叫門』，是一種不吉利的預兆，但是這究竟是誰犒的鬼呢？他却不知道。以後他的大門上就行常貼上了『沒頭貼子』。到了伏天，蓋酒的『盆頭』被四面飛來的石頭打碎了，他不得不把涼棚子拆了，另打上密的，使石頭掉不下來。有些人背地裏剪個小紙人寫上王立祥的名字燒掉了，天一打雷大家就在咒罵着天快霹靂死他吧！他兒子死了，大家都說：『這是『促苛』的報應。』人人喜的閉不上嘴，但是這種原始的反抗是不能削弱他的封建統治的，羣衆仍然在他的統治壓迫之下喘息着。

今天不是從前了。有了替羣衆解決痛苦的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在他們的領導教育下，羣衆有了組織，覺悟提高了，實行了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合理負擔，在民主政府的貸款，扶植下紡織，運鹽等副業也發展起來，一切不合理的額外剝削廢除了，於是羣衆的生活一天天上升，開始翻身了！西窪賓全村共有一百一十六戶，其中六十四戶貧農，有十八戶上升爲中農了，有二十三戶由缺吃到生活相當改善了，由全年缺糧到只缺四個月糧食的有六戶；三十二戶中農，上升爲富農的有四戶，

上昇爲富裕中農的有十六戶，原有的十戶富裕中農上昇的有四戶。全村自上年到現在買地的有二十二戶，共買地五十二畝八分，小園三塊，以前原兼副業的有二十四戶，新添副業的四十四戶，織戶由四家發展到二十七家，每家婦女都有紡線車子。全莊新添牛八頭，驢八頭，豬十七口，全村共回出摺地九十四畝，園一個，宅子兩處。

民兵班長徐雷，今年打了七塊麥子。從去年他自己就添了一個夾襖，一條三表新的棉褲，一個小褂，一條褲子。他老婆也添了一套新衣服。他回憶起以前說：「剛成立民兵的時候，叫俺站崗、打游擊、俺心裏想：三根肚腸空着兩根半，站個熊，這眼時可行了，上年冬裏沒有一個不穿着棉褲，煎餅還得就菜吃，好幾個沒媳婦的也說上媳婦了，這再說幹什麼工作，沒有一個不搶着幹的。」

徐獻家從前沒有地，只有一張小機，自從前年民主政府貸給他五百元錢，有了本錢，很快就創了二千多元，添了一張大機，一張小機，今年還雇了一個伙計，置了三畝半地，現在他已過着富農生活了。佃戶崔淑和家，種了好幾輩子地，不但沒掙上家產，反而把自己的十幾畝地，一處宅子都貼盡了。幾十年以來，家中寸土皆無。父親被逼的吊死，沒有地方安葬，找了本家的個林頭埋葬了。自從減租廢除一切額外剝削以後，兩年的工夫，置了六畝地。他兄弟三十年沒穿件新衣裳，去年添上了一個新襖。好幾輩沒有識字的。現今咱大人小孩都上學了。他媽媽自在的說：「我今年平七十了，沒想到

還有這麼個天！」雇工竇學信，增資後省吃儉用，典了一畝六分地，今春又置了二畝地。

想起反共軍孫煥彩在這的時候，大家就說：「那幾年春天都餓死人，今年連個吃樹葉、野菜都沒有，早先到誰家，誰先苦一頓窮，今年到誰家都是大團小團的，糧食寬寬有餘！」老百姓也時常議論着：「光說不行，誰窮誰好咱老百姓都有數。窮，是舊政府舊軍隊和地主帶來的；富，是共產黨八路軍給咱的，咱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確實，羣衆在實際行動中表現了對共產黨八路軍的熱愛：今春，全莊村民都動員起來，保證了參軍任務的勝利完成。抗屬老徐正有病的時候，婦救會自動幫助他煎藥、做飯，黑夜裏，民兵給他做伴，農教會裏到處給他請醫生。雖然他終究是死了，但是大家可盡上心了。死了以後，壽衣棺材都弄的妥妥當當的。木匠張義平爲了擁軍，少要了二百元的棺材錢。他的本族也湊了一千多元給出了殯，民兵、識字班都給他送殯，農教會裏十二個人，不吃他的飯不要他的孝帽子，自動給他打塋，在把他安葬好了以後，他的二兒徐宜得感動的說：「咱用什麼恩情報答親隣呢？老的死了，還在家等什麼！」他毅然決然的參加了主力軍，在他的影響下，十八個青年湧進了主力軍。



## 蒸蒸日上李家莊

包·慧  
郭兆南

魯中的李家莊子是根據地千萬個幸福的農村的一個。他在沂蒙山的西南角，從遠處看去，夾雜在翠綠的樹叢中，露出了一處處新蓋起的金黃色草房，這些新房子，正是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蒸蒸日上的標誌。李家莊人民的生活，這二三年來真是翻了身，從老輩子就沒過着這樣的好日子。誰都沒忘記共產黨八路軍沒來時，那是什麼滋味。全莊有二三十家沒吃的，十七八家要飯的，每到春上，能吃的樹葉子都不剩一點。就是有地的也是吃糠嚙菜混着過，有年紀的人，想起過去吃着苦菜，連嚼也不敢嚼的往肚裏吞；他們常常興奮的數說着：莊裏一件件大小事情的變化。

頭十年光闊『馬子』（劉黑七），『馬子』一來，莊裏房子糧食都剩不下一點。老百姓提心吊膽的過日子，那有心去好上種地。抗戰以後碰上王立慶，鬧了六七年。（李家莊離王立慶佔地方三十多里）幸虧有八路軍，還能安安全全穩穩生產。羣衆組織起來了，過去抗『馬子』的『民軍』改編成自衛團，以後逐漸從裏面鍛鍊出數十民兵。二三年來配合主力打了四十多次仗。從此老百姓過日子找到了

門道，沒地的扛起鋤頭刨荒地，或者從政府貸來款子做小買賣，拉磨，辦雜麵，打餅……。就這樣冒進有家賺了錢買上了一頭小驢；政府還發放油業貸款，合夥成立了一小油房。指地沒有的李登厚幾年來刻苦勤儉，兩口子開荒收了四升綠豆，一粒也不捨得吃，用着贖回了八分地。又種上了菸葉，沒等到菸葉熟，就計算把他賣了典地，當年就典進了三四畝地，現在東補西添地已有了十二畝地，還同人合養頭牛，自己喂了口豬，今年全莊替他蓋了間新豬牛棚，全家過得更歡樂，李登厚他娘從前好打兒媳婦，現在也不使脾氣了。李家莊人民的生活，普遍上昇，有二家中農變成了富農，四五家貧農成了中農，二十來家貧苦農民，生活也都過好了，兩年來莊裏沒有要飯的了（上年僅只一個賣杏的他娘要了幾天飯）。在四二年的春上開春荒，莊裏有錢的借出一千多斤糧，民主政府發了兩次救濟糧，救濟了十五六家，油房裏拿出小餅借給大夥吃，大家一春沒難爲着。今年莊裏老老小小談起來，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今年各家能不斷吃煎餅，今春每家把地瓜秧晒得乾乾的準備春荒時吃，誰想一直到了麥子還沒動一點。打下麥子，家家戶戶吃了頓包子。

每天早晨日頭一出，從莊裏趕出了五十多頭牛（誰都知道過去李家莊與隣莊合起來也不過一兩頭牛）。今年大生產運動中，他們照着毛主席的辦法『組織起來』，李家莊的生活更向上提高了一步；勞動模範王對一首先組織了變工組，推糞時省出了二十多工，大家看着變工好，接着全莊百分之九十

四的勞動力組織起來了。過去貧戶愁着沒牛沒農具，富戶缺少人手，各自找人幫忙雇短工，拖延工夫；想推小車的人，就誤了地裏活。往年秧地瓜時，一下午一個人壓四百棵，今年組織了變工組兩人壓一千棵，還省下了婦女的工，她們在家裏紡線，平均每輛車子，比上年多紡六斤線。今年打破了過去農民保守的辦法，麥地普遍鋤了兩遍，每畝都能多打二三十斤麥子，改造了上下欄，家家都置了攪糞坑，這是老輩子都沒有的法子，打掃院子往坑裏填驢土，一個坑每月都能出糞一車子多，他們做到了深耕勤鋤多上糞，往年頂多耨四遍，今年耨了六七遍，家家都多上了糞，添了餅，高粱、穀子、地瓜、棉花亦都鋤了兩遍，在下種前還精細的選了種，地裏的苗子也就比往年更齊整旺盛了。自從今春組織變工以來，全莊一共省了九百六十多工，省出工來推小車賺錢，蓋了十五間新房子。

在生產運動中，李家莊的每個家庭裏，都顯出了新的氣象，婦女們也都知道「俺得開開家庭會，看看完成了計劃吧！」李學成家大嫂訂了生產計劃以後，紡線紡到半夜。現在各家大部完成了計劃，勞動模範王對一家裏半月間一次家庭會，有意見大家提，妯娌三人天不明起床推磨，晚上打餅打到上半夜，全家都搶着幹活，讓着吃飯。老大爺六十八歲了，當了全家生產隊長，還是每五天趕四個集做買賣。大娘見到一家老小都勤勞節儉，自己心裏高興得了不得，臉上常露着笑容。天不明就帶着有病身子起來哄着小孩，讓兒媳們幹活，全家從來沒吵一回嘴，王對一自己也不歇一歇有空就織布，他準

僥再開個家庭會，把自己織好的布獎勵一下家裏勤勞的大嫂們，每人做件新褂穿。

李家莊人民的生活，一年強起一年，他們很明白，這是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給他們的好處，當他們歡天喜地的打下一口袋一口袋麥子時，都把它晒的乾乾的，先交上公糧。今年的負擔又減輕了，老百姓更是感激不盡。王對一自抱奮勇多繳三十斤，貧農李學成應負擔才十六斤，自動多繳二十斤，全莊多繳了一百五十多斤。他們說：「不管糧食多少，表表我們的心到了。」

我軍打垮漢奸王立慶的消息，傳到了李家莊，全莊都喜得到處喊呼着：「這回可好呀！咱得更加勤生產啦！」大家盼着下雨，雨後變工組就好下坡。種豆子，再鋤第三遍苗子，一天下午，天空起着大風，要下雨的樣子，一剎那工夫，全莊送糞的小車，「哎呀！」「哎呀！」的不停留，婦女們忙着打掃着各家的院子，望着天空的雲彩在流動，盼望着雨水趕快落下來。

## 富裕的尤家埠子人民生活

楊筠

沂南的尤家埠子，在一九四四年以前，還是靠近葛溝敵偽據點的邊沿區，它跟別的村莊一樣，在敵偽的壓迫下，尤其在本莊馬、王、楊三家封建勢力的壓迫下，形成一個非常落後而貧困的村莊。據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統計，該莊全村戶九十四家，人四百八十三口，地一千七百九十一畝，其中馬、王、楊三家地主十一戶，就佔去了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一，即一千二百七十畝，富農只有二家，中農十家，貧農有七十一家，其中有三十四家是一分土地也沒有的純佃農，全村養豬只三十條，牛九頭而已。

而且三家地主，尤其是馬家，兄弟多，人手衆，又會打拳，動不動就打農民，打傷打死，無從申冤。因此，勢力頂大，強姦勒索，無所不爲。如那年鬧土匪，莊上修圍子，大家小戶一樣的派款，派工，貧農張彩田講了句『不分好孬還興嗎？』，就給馬夫隆捆去痛打了一頓，足足躺了一個月沒起牀。如楊佃實之母，替地主楊希明家烙了五年煎餅，一個工資也沒拿到。地主馬夫德晚上強姦了孫懷

德之妻，白天還在村上大聲張揚，迫着人家斷絕夫妻關係。這一類的事情數不清，說不完，農民恨在心裏，但沒一個敢出頭講理。

尤家埠子的農民，在這樣的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壓迫下，過着長期的慘痛生活，喘不過氣來，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忍泣吞聲，有的就要飯度日，有的就『闖關東』，目前下關東的『老鄉』，還有二十多家。

可是，一九四四年四月以後，該村人民在民主政府領導下，漸漸覺悟過來了，他們粉碎了封建勢力，獲得了翻身，人民的生活很快的改善了。在一九四四年年底統計，全村有一二七戶（內兩家外來戶，其他因分家而增加），人口增加爲五七四人，地主只剩七十畝地的一家了，富農有四家，中農有五十三家，其中有赤貧的佃農上升爲中農的二十一家；如王兆清，原是宅子和地一點也沒有的，這時已全家三口子，有地十五畝，和一個宅子了；李高奎以前也是什麼也沒有的，這時已有地十四畝，和一片場子，一個宅子了。到了一九四五年年底，全莊富農增加爲十戶，中農增加爲八十四戶，全村共有豬一百二十三條，耕牛二十九頭，其中一頭是縣府獎給勞動英雄的。這樣，僅僅兩年工夫，尤家埠子已完全改變了面貌，它已從貧困、苦難的日子中，過渡到開始豐衣足食的時期了。

這些成績是怎樣得來的呢？

首先，他們進行了徹底的減租減息。當敵僞進行大掃蕩之中，這裏開始建立了民兵，最初雖則只有三、五個人，都還是經常不斷的抗擊敵僞，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就由民兵發展農救會，當時的農民是不敢活躍的，怕得罪了封建勢力遭「打」。可是在積極份子馬興祥等活動下，農救會漸漸擴大到四十多人，到四四年四月，就開始向封建勢力作鬪爭，首先由馬興祥等向馬夫隆提出：「你家的松樹林，給咱血地十六年，俺要討利！」，在羣衆的團結一致的力量下，馬夫隆使不出任何法寶了，只得賠出了六千塊錢，這一勝利，使農民體會了組織起來，力量是够大的，這個道理，膽子也壯了，農會會員也增加起來了。接着就進行減租減息，要求從四〇年減起，前二年一、五減，後二年二、五減，在農民的團結一致下，這個合理的要求成功了。地主找出了地租。

還有，該村先在一九四二前後，曾因敵僞苛捐勒索，地主把大量土地賤價典賣給農民，當時典價十元一畝，賣價也只二、三百元一畝，地主王兆祥一戶，就典出三百五十畝，他公開對人說：「賤着典出去，將來還不是咱的。」典期只三年，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要將負擔轉到農民身上罷了。在這次減租過程中，農民覺悟了，因此將這個問題，一併解決，所有典期，一律再延長八年，這樣，就保證了農民的地權。

這個減租運動的勝利，使農民獲得了耕種的土地，增加了生產興趣，奠定了羣衆經濟翻身的基

礎。

其次，該村實行了較澈底的民主運動：從殺倒松樹林後，地主的氣勢是衰退了，從減租勝利後，封建勢力更削弱了，接着就進行民選村政，把過去封建勢力把持的村政，及辦過偽公的人員，統統撤換，羣衆選出了自己擁護的青年當莊長（現在是該區區長了）。開始從政治上打翻了封建勢力。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該村實行澈底的民主運動，實行公民登記，公民審查，劃分公民小組，把全村男女老少，統統捲入民主運動中，坦白呀，檢討呀，大會啦，小組會啦，前前後後共進行了二十八天，單單村民全體大會就開過五次，第一次選舉抗聯，成立村各救會。第二次是公民檢討，坦白運動。第三次是決定取消壞份子的公民權。第四次是選舉村政。第五次是發公民證，實行公民宣誓。在這一次運動中，教育了全體羣衆，提高了羣衆的認識，剝奪了不坦白、不肯改悔的封建惡霸的公民權，羣衆反映說：「這比開講理會兒強多哩！」於是人民開始走到了真正民主自由的世界了，政治下獲得較澈底的翻身了。冷落下來的，只有幾個過去作威作福，而今尚無改悔誠意的馬夫隆及逃避在外的幾個封建餘孽而已，於是仗勢欺人、動手打人，以及人吃人的事情，在這莊可以說初步肅清了。

第三、該村發動了大生產運動：這裏進行了兩種生產方式，一種是以農業爲主的男女老少大變工，它開始在一九四四年查減勝利以後，即由勞動英雄馬興祥領導着從農會中組織，當時羣衆對這變



工組織都不大相信，馬虎參加，其後爲了挑汪塘泥肥田，變工組起了很大作用。原來那個大汪塘裏的泥，是很肥的，以前是由封建勢力霸佔着，誰也不能去撈一點，這次查滅勝利，全莊大家去挑泥肥田了，在這一工作中，羣衆就體會到變工互助的作用很大，『人多了，幹活有勁，又省工，』因此就鞏固了變工組。但是這一年的變工組，始終是比較馬虎的，全莊十七個組，有三十多家未參加，而這十七個組中，有許多組不記工，不算賬，有幾組中途停頓，無形垮台，到冬季總結，指出了成績，檢討了偏向。到一九四五年春，根據上年經驗重新整理，強調自覺自願的原則，每七、八家合成一個變工組，全村成立十八個組（後爲二十個組），分成六個分隊，全村爲一大隊，大隊長由勞動英雄馬興祥擔任，指導員公舉張成明擔任，各分隊有民選的分隊長，各組有民選的組長，這樣領導系統也明確了。而且記工也精確了，算賬也勤了，並且還民主決定了按分記工（早晨二分，上午四分，下午四分），男女換工及農業勞動與織布手工業勞動的換工比率等。這一年，全村只有六家沒有勞動力的未參加，但他家的『活』，由變工組無代價的替他幹了。當去年八月間，日寇投降後，解放軍大進軍時，該村平均每天要出伏六十名以上，適值收割豇子，農村『活』有幹不過來之勢，終於有了變工組織，及動員婦女、兒童參加勞動，統統完成了，未有就誤。這莊的男女老少大變工，一年來是有非常鉅大的收穫的。

另一種是手工業生產的合作社。這裏原先就有手工織布的副業生產，全村有八十多張布機。在一九四四年在減勝利後，貧農出身的合作模範孫建元，首先倡議組織紡織合作社，當時入股者僅馬興祥六百元，張成明一千元，尹尙珍七百元，李高奎三百元，喬立有七百元，尹尙忠八百元，及孫建元自己六百元，共計七人，合四千七百元而已。以後繼續宣傳動員，逐漸擴大，到舊曆四月初七日，有一萬九千七百元了，即開始營業；一月後，結一次賬，先後結賬三次，得淨紅利五千元，於是增強了大家的信心，合作社更擴大了，政府也先後貸款三次，總數有二萬元。到目前為止，這個紡織合作社已添設了染坊合作及醫藥合作，共有資金八萬元了。

在這個合作社附近的二十個村莊的人民，大家均代它紡線，例如葛溝，前因敵僞在此築過據點，人民遭害極大，近年來，許多人家是靠替合作社紡線渡過了困難。即就本村來說，在一九四四年依靠紡織工資買地的有十三戶，計地十三畝三分；以工資維持生活的，有二十三家。該社自四四年舊曆四月初七日開始營業以來，到四五年舊曆十一月初九日總結賬，計共支出紡織工資二十萬三千七百四十九元，大大的活潑了農村經濟。該社本身，也已賺紅利六萬九千一百九十五元。

其次，去年冬季，該莊村幹部又組織了一個油坊合作社，收買花生，大豆來榨油，股本兩萬元，三個月來，計賺紅利已達一萬元了。

由於這合作社的發展，該莊變工生產後的剩餘勞動力問題獲得順利解決，因此它鞏固了變工組織，同時，變工組織也就促進了合作手工業的發展。

隨着民主與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開展起來了，這莊過去本來有過一所私塾，它是馬、王、楊三家的，別人無法染指。一九四三年後，也會辦過小學，由王姓地主家的知識份子當教員，但他是爲地主服務的，不是爲人民服務的，因此在四四年查減後，他在學校中對學生說：「以前原是地主養活農民的，現在變了，要說農民養活地主了。」意思中對「誰養活誰」的教育表示反動，加上又把村中某些經濟款項貪污浪費了，因此遭到人民的反對，把他撤換了，就自己選舉一個會在外村私塾讀過幾年書的張××當教員。可是他不懂得新道理，也不會辦學，因此弄不好，學辦得沒有成績。一九四五年初，高德三先生來到該村當教員了。他一開始就走羣衆路線，根據羣衆的自願與需要，辦起尤家埠子的莊戶學來，實行生產與學習的結合，配合變工組織，動員全村男女老少齊上學。前後一年來，該村的羣衆教育沒有垮過台。今次又辦了五處冬學，轟轟烈烈的成年男女、兒童、青年均上了學。到目前止，以前目不識丁的文盲，現在已能閱讀「魯中大衆」的，壯年中有一人，青年中有五人，大兒童中有七人；能寫路條的兒童中有二十多人，青年婦女中有十多人；能記變工賬的有四、五十人了；七十三歲的老年蔡連福，一年中也學會了六十餘字；五十五歲的楊佃實，也學會了百

餘字。全村一百二十七家中，已有一百二十枝鋼筆。最多時，全村會訂閱『魯中大衆』十二份。毫無疑問的，他們在文化上開始翻身了。

在創造這些事業中，模範人物是起有決定作用的。例如積極發動查減運動及後來積極領導生產運動的，是得力於勞動英雄馬興祥，這個英雄頂善於組織別人，團結別人，爲了羣衆的利益，他常常半晚上不睡覺，到現在爲止，他自己的活只能馬虎過得去，但他從未爲自己打算過。又如辦理合作社的合作模範孫建元，原是貧農出身，自幼跟父親學會算盤，對合作社的賬目很清楚，從不絲毫苟且，而且領導經營又很仔細，因此營業大大發展，獲得全體村民的擁護。其他如青年學習積極份子王得運，是木匠出身，他不但自己學習努力，而且能推動別人學習，目前，他是該莊六個冬學教師中最好的一個。再如教員高德三，是藥店裏學徒出身，他不但努力辦學，而且也努力配合村政工作，他事實上成爲村中心工作的宣傳鼓動者和組織者了。其他如工人模範，壯年婦女學習模範，改過模範，抗屬模範……等。全是該村一切工作的積極份子。該村青年，直接參加抗日作戰的主力軍的，有四十九家之多。羣衆運動湧現了積極份子，積極份子又支持了羣衆運動。由此，尤家埠子的人民，用自己的手，擺脫了貧困、苦難和愚昧，而逐漸走向和平、民主、富裕、文明的活了，然而，記住呀，這還只僅僅是兩年的時間呀！

## 王順莊的新面貌

沂山李海崑

走進王順莊（在臨朐縣），只要碰見一個人啦一啦，他就笑嘻嘻的吐露出：『噫！沒想到還有這一步，共產黨八路軍真是咱們的重生父母，想想大流市裏，掛着『老中央』招牌的那些老爺們在這裏，俺莊三百六十多口子人，只剩了半死不活的六個人，看看可是慘哪！房屋只剩了一個屋框子，蒿子長的那麼高，街上沒有人走的路……』

可是現在，王順莊變了大樣，街上再不是那麼荒涼恐怖，蒿子被人除去了，屋裏也不是那麼空虛，傢傢什什都堆滿了，每個人的臉上，添了紅潤的顏色。幾年來全莊裏沒有生一個小孩，這兩年才新生了六個小孩，可愛的小孩生在新時代是多麼高興啊！

今年全莊裏百分之十二升為富裕中農，百分之七十八升為中農，只有鰥寡孤獨沒有勞動力的六家，糧食接不到麥季，各家裏都吃着谷煎餅，有的還常割點肉吃，今冬大部分都穿上了兩表新的棉襖，只有四個人沒有棉褲，在全莊的互助下，現在也不挨凍了，有的還超過了戰前的生活，像王金

方，以前指地沒有，吃了早晨無晚上，指着挑山果過日子，共產黨來了，參加了變工隊，開了荒地，拾了八十多斤棉花，出了千多斤蘿蔔，三百多斤地瓜，七斗多糧食，繅絲賺了七百多元，他的生活比過去富足的多了。農救會長王永可，過去是一個貧農，今年新蓋了兩間屋，生活無憂無愁，升為富裕中農了。王永堂三口人，連兩個小孩養活不起，叫人家給他養活着，今年還買了四百七十元的房子，住處都不愁了。

如今有毛的也增多了，全莊現有四十六隻肥胖的羊，二十六口豬，一個驢，一百五十多隻雞，有的還饅上個小狗，早晨起來，鷄叫狗吠，顯得很有生氣了。

他們知道，能有今天這樣的甜日子，是虧了共產黨毛主席，是變工互助的力量，是勤苦勞動的結果。

兩年的工夫，就消滅了全莊大部分的荒地，只有山頂上十幾畝沒有主的還是荒蕪着，在勞動力上說，過去一百零八個勞動力，種一百四十六畝地，現在只有三十二個整勞動力，十六個半勞動力，就能種一百三十一大畝地，過去每個勞動力只種一畝三分地，現在每個勞動力種三畝二分多，平均一個頂戰前三個。張興祿說：「戰前俺爺倆種畝半地還覺着怪累，現在參加了變工隊，一人種三畝地，怎麼還怪自的呢？」

在大生產的熱潮裏，全莊每個勞動力都參加了變工隊，嘗到了變工互助的好處。齊日貴去年沒想開，叫他變工他不幹，自己沒有農具，又借不出來，地都荒了，今年參加了變工隊，地都種的很好。王勇遠去年變工不很積極，他認爲變工吃虧，結果地很晚才種上，打的糧食不夠吃，今年參加變工非常積極，打了四石多糧食，玉米比誰家長的也好，還找回了十幾個工夫糧，現在他說：『參加變工非有好處，沒有尋處，又省力氣，又出活。』鐵匠石玉江，今年因沒參加變工隊，莊稼就減了大特色。

王流子齊日義，在勞動模範馬克祥的耐心教育下，也變得很好了！早裏誰不說齊日義是博賭鬼，大家都稱呼他『二流子』『懶漢』，在王順莊住不下，抗着一個空扁擔到張家樓去住。但老毛病還是不改，張家樓也容不下，又要勸他走，長了病，幾乎把命丟上。後來民主政府把他治好了，馬克祥又去動員他回家種地，他怕丟人，不願回來，馬克祥把自己的翻身經過告訴他：『只要好好幹，誰都看得起』。好歹家來了，別人都都不願意和他在一個變工組，馬克祥和他一組，挑糞人家挑滿筐，他挑半筐；刨地人家刨一分，他刨半分，還累的頭上一把汗，脚上一把汗。馬克祥鼓勵他，記工時，多給他幾分，累了叫他歇歇，和他多說幾句好話。開頭他也發發脾氣，可是別人都和他喜皮笑臉。他終於轉變了，現在變的像另一個人，什麼工作都甞在頭裏，誰也願意和他接近了。今秋天上北鄉出伙，齊日

義當了大隊長，掌握得一個人都沒少。今天他說：「馬克祥真是我的恩人。」

齊曰貴過去是一個不大幹活的少爺公子，好玩花弄草。現在天不明就起來，每天能刨二分地，一天能刨二大分地，光月亮地裏就刨了二畝四分，誰不說他變成勞動人了。

今年病災蔓延了全莊，只剩下三個男的三個女的沒病，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他們互相幫助着把麥子都種上了。

婦女也不再是那麼封建，現在什麼活也能做了，她們替出男人上坡去幹活，家裏的一切都放在自己的肩上。有了空，他們也去刨地。十個婦女自己組織了變工組，一天的工夫就刨了八分荒地，拾了一百多斤棉花，婦女識字班也種了八分棉花，拾了八十多斤，今年夏天，婦女們也選出了勞動模範。

莊裏沒有一個不勞動的人，他們從自己的翻身中了解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勞動，就有飯吃，有好日子過！」

跟着生活的改善，他們也捲入了文化學習，莊裏老早就有小學，現在又成立了一處青年學校。每天晚上，嘹亮的歌聲，震破了沉寂的山谷，今年冬學辦的更好，百分之六十的人入了校。馬克祥這兩年來已識了很多字，現在能看「魯中大眾」。很多識字班姑娘，青年團員，都能寫信了，去年米山區



只有王順莊玩雜耍，今年已預備好更好的娛樂。他們打破了迷信！過年過節很少燒香磕頭。他們說：『靠神不如靠共產黨，只要聽共產黨的話，什麼都不會錯。就說這二年的病災吧，都不是民主政府來救災，咱這塊還有人煙嗎？』

各家也聽了共產黨的話講衛生，街上堆的髒東西，現在都打掃乾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新四師製造的無人區今天在共產黨的撫育下大變了樣；在這些翻了身的人們的口裏流傳着一句話：『新四師在這裏妻子離散，共產黨來了興家立業！』

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

# 大王家莊翻身了

盧 正

魯南曲泗縣四區大王家莊，全莊一百三十餘家，當往年在日本鬼子和漢奸們的血腥統治之下，糠煎餅，菜窩窩都不讓大家吃飽，地從來不讓大家好好種，過年時只有極少數的人家能吃上一頓餃子，絕大多數的人們，要是能吃上不頓地瓜乾麵的也就不彀了。但自從四四年獲得解放以後，就開始變樣了，窮人們從減租增資後，先後買進了一百多畝地，到四五年底，全村的牛驢已較前增加了一倍（現有大小牛三七頭，驢一七頭），羊由幾隻增到了三大羣——二百多隻，豬每家都饅一兩頭。在今年過年時，不但保證了家家戶戶都有餃子吃，並且都能吃上兩三頓。大人小孩不但都脫下了破衣服，換上了三表新的新棉衣，並且還有自織的毛衣。

大王家莊和別的村莊一樣，是在戰鬪中生長起來的，當它解放之初，善良的人們，也會相信那漢奸特務的造謠挑撥，不敢靠近八路軍。但由於八路軍的模範行動，終於使他們相信了這是他們的唯一救星，組織起來抵抗是對付敵人最好的辦法。因此，民兵就很快的組織起來了，他們時常站在離村四

里多的王家嶺上監視着出沒於臨滋路的敵人，時常配合八路軍消滅敵人，或單獨打退僞軍，使敵僞不敢輕易南下。經過二三年的鍛鍊，就培養出了民兵英雄王遵琪來。有十二個青年自動的參加了八路軍。

從四五年起，這莊響應了民主政府大生產運動的號召，組織了勞動互助組，獲得很大的成績，如成人隊中的李慶壽組九人省出工夫來開了一畝荒，打穀子一百六十斤，菜豆八十斤，另外又租種四畝八分地的棉花，收了籽棉三百二十斤。把開荒所得的糧食繳了一四六斤地租，餘下的和柴草全部出賣，買了六隻小羊。這樣，全組就有了小羊六隻棉花三二〇斤的額外收益。又如王庚燦組六人，省出工夫來開了七分荒，打高粱一百斤，連柴草賣了三百元，這也就是全組的額外收入。再有青年民兵二十人，擠時間出來去送炭，掙了五千元。又拾柴火三千多斤，得了千多元，即用來置了西青安莊的十三畝地，現在已經值到一萬元了。農會的集體拾柴一八〇〇〇斤，收棉花三五〇〇斤，收糧食一三六二斤。這都是往年想像不到的額外收入。

此外像兒童和婦女，早先在生產方面說來，她們是無足輕重的，但自四三年來，她們的頭角也顯露了。只就四五年一年來說吧，她們增掙了四千多斤糧食，六月份有一個組六人給大昌商店紡紗，曾掙了一百七十斤棉花。兩年來紡紗車已由十幾輛發展到二百六十輛。二十二個青年婦女組成的互助

組，除了一般的推磨烙煎餅做針線等外，還共同下坡幹活，替出男工，或單獨進行農業生產。如吳英臣、馮明倫組九人，以紡紗七斤所得的糧食工資八十四斤，押了三畝地，種上棉花和菁。耕時和男子組換了幾工，其它完全是自己下手，收了二百二十三斤籽棉，二十多斤菁。菁的價值差不多就能抵過地價，出賣棉花所得的五千一百二十元完全成爲盈餘，今年就以二千四百元置了四畝地，餘下的錢還準備繼續置地。又如往年最受壓迫的張鶴年的媳婦，因爲爲人老實，日常要受三代的欺壓打罵，竟是變成了楞子。自四四年來整村婦女翻身後，家人也平等待她了，她也能同大家吃一樣的飯了，楞漸漸減少，如今已經恢復了常態，一天能紡出四兩到五兩的頭等紗來。使大家稱爲奇蹟。

兒童在生產方面，除了在家作有力的助手以外，在學校裏也進行集體開荒，去年耕種地三畝八分，收了糧食六三五斤，南瓜二三六斤，棉花八斤，另外還植樹二三六棵，姊妹團除了經常有四個小組集體紡紗外，也曾拾柴一七六〇斤，植樹一八四株，開荒種菜豆收三八斤。

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上翻身的要求也就迫切，全莊六百八十人中，就有三百六十五人進了冬學。八十個兒童中，有十六人上全日的，二十九人上半日的，其餘的全上早學。年老的人們，則參加了讀報組。現在冬學結束，全部投入到生產與學習結合的村學中去了。其次，在文化娛樂方面，有以青年爲骨幹的農村劇團，不僅在本莊上經常演劇，而且在今春新年文娛期間，還連續到附近八個村

上去演戲，活躍了整個四區的大部分地區。

他們永不忘記自己的翻身，主要是依靠着八路軍打走敵人，因此，擁軍優抗的工作，在全心全意的進行，去年年關勞軍，兒童團姊妹團自動募集了一隻羊送到駐在泗城的八路軍裏。又如區政府發下穀子來，要村裏五天內壓成米再送去。婦女們唯恐就誤了部隊吃飯，就連夜點起燈來壓，在兩天兩夜中完成了四千零五十斤，第三天就由男人們送到了離村四十里的泗水城。張雲法想到自己年老了，不能上前線作運輸擔架等工作，便決定給部隊打苦子，並發動了一批老人共同進行。

兩年來，大王家莊的人民在戰鬥、生產與學習的緊張生活中，獲得了自由和幸福，在今天和平民主到來的局面下！他們將以更大的努力，投身於和平建設的事業中去。

## 豐衣足食在木廠

盧正

距抱犇崗東北十二里，橫躺着一個小山莊——木廠，它和它附近的村莊一樣，往年間，韓復榘的部下以剿匪爲名，在這裏勾結着土匪，形成「匪去兵來，兵走匪到」的「拉鋸戰」，這樣頻繁的來往，和平的村莊遭洗劫，老百姓有數十百人無辜被慘殺。

日本法西斯的魔手伸入魯南以後，這山區的善良而又誠樸的居民，更落到災難深重的陷阱裏。但是魯南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自一九三九年起趕走了敵人，控制了山區，過去給羣衆帶災難來的抱犇崗，現在却給大家帶來了自由和幸福。

這些年頭，木廠人民在八路軍的幫助與領導下，懂得了如何空舍清野，如何進行反「掃蕩」，因此敵人的瘋狂「掃蕩」，雖也給他們極大的困難，但也佔不到什麼便宜。四三年二月八路軍，爲了團結抗戰，將自己幾年來從敵人手裏解放的抱犇崗山區，讓給來自大後方的李仙洲部九二軍，木廠的人們也募捐了鷄子掛麵與鞋子等前去慰勞。誰知那些大軍長途跋涉的疲勞才恢復過來，就掉轉槍口向人

民進攻，他們是中國人，但比鬼子的辦法還高明：老百姓在家裏煮飯，他們就在山頭上看出烟，那家的烟停了，就到那家去開飯。老百姓到山溝裏攪飯吃，他們便到山溝裏去搶飯吃。雨過天晴以後，老百姓將窖着的糧種曬出來時，便遭到全部沒收。木廠的兩個老大爺，受全村人的委託，在山溝瞭着全村僅有的一點麥種子，給九二軍看到了，不但東西被搜去，人也被逮住。一個見乖識巧的從兜肚裏掏出四十元光洋，總算承情放走了。另一個鞏姓老大爺，拿不出光洋，給剝去衣服後，拖到莊頭上槍斃了。從此，木廠的居民躲在山溝石窟裏再也不敢出來，眼看着地裏的野草，透過了禾苗。

四三年冬，八路軍終於又回來了，木廠的男女老少，才又安居樂業起來。四四年秋後，實行了減租增資，人民生活改善了。莊上冬學也辦起來了。外邊變工組，合作社等等的好處，在學裏展開了討論，大家便首先成立了打油合作社。婦女們也將破紡車修理起來成立了紡織小組。

四十一歲的宋玉田，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飢餓線上過日子。逃荒到這裏來的幾年，在忙完了的秋收，一家三口就得去要飯。這年冬季，給打油合作社推磨，掙了七斤重的餅子四十五斤，再加上女人紡紗掙了一百一十斤糧食，三口人吃飽穿暖了。四五年秋後，全家就滿載着新收的糧食和棉花，回到雙山縣的故鄉去了。

滿堂玉也是個逃荒戶，本來一家四口，年年都得要飯。四四年冬給打油合作社磨了一千三百斤花

生，掙到六十五個餅，一家也就吃飽了。四五年也一團高興的回雙山縣老家去了。

打油合作社和紡紗小組的初步利益，給大家看得清清亮亮的，紡織合作社就由醞釀成熟而正式成立。到四五年二月，聘到了機匠，又開始了織布。

紡織合作社完全是由大家自願入股組織起來的，初期資本只一千一百元，三個月結賬，一本二利分了紅，增加了大家的信心，就又有許多人入股。到第三次結賬一本一利分紅，同時，更舉行了社員大會餐，他們宰了一口豬，做了六個菜，男女老少，擠擠一場，一共吃了十六桌。不但老年人嘆為空前盛況，鄰村羣衆也看得眼紅，以至前來要求入股，因此增加了一千元的外股。總的活動資本增加到八千三百元。

教員尹鴻奎家自從減租增資以後，六十多畝地，減少了整整三十畝，他父親當初很心痛，過後也就明白了，他想到自己原先兼營粉坊，過去是靠着撥工生利，現在是不能了。再三思量後，取得村幹部及羣衆同意，把粉坊變為全莊變工組的粉坊合作社，以至粉坊的生財用具，換取大家的代耕，他自己仍任做粉的粉手，其他進貨、出貨、推磨、燒鍋、挑水……等等，由大家擔任，這樣，自己既有好處，大家也有利，彼此就團結一致從事生產了。

粉坊合作社開始以後，因為大家夥兒人手多，資本充足，每集的出貨都可比早先獨家經營時增加



一倍，長年計算則增加三倍多。掙錢後他們就有計劃的買了兩口母豬餵着。母豬生了小豬，又雇一小孩放着。到去年十月裏，單算每個重三十多斤的（大的有超過四十斤的）二十六個小豬，以及十一個豬秧仔，就值到一萬五千元，再加上每家田裏增加幾十擔糞，增收幾百斤糧食。鴻奎的父親算算，但沒有比自己獨做時少掙利，而三十幾畝田的收入完全是額外的。

去年冬天，他們又組織了全村性的木炭合作社，一個月內約計可掙一萬八千多元。

大家自願結合的變工組，除了將各家的地及合作社的工作做好外，還另作集體的生產，如基幹隊的變工組，會運鹽、運油、殺樹共掙二千八百七十元，集體租種棉花四畝，分得純利每人十六斤棉花。農會開荒隊開荒三畝，每人分得粗細糧食五十二斤。陳富堂組七人，在勞動模範尹書文的推動下，抽出一人專放山蠶，一人專種園，抽出木匠給人家幹木匠活，半勞動力賣酒，另外又種上三畝藍，合計起來竟是掙了五千二百五十五元。每人的額外收入達七百五十多元。

三十八名小學生，也參加開荒生產，種植糧食與棉花。一年內他們的生產成績，折成糧食計十個整勞動力各分得三十五斤，二十一個半勞動力，各分得十三斤十三兩。

婦女除了家事和紡絲外，還有三個變工組，做割穀子、豆子，鋤菜豆秧、梳稻打葉子等，省出一百二十個男工；另外還給抗屬摘花生二百二十工。婦女識字班二十五人，湊起了她們紡紗所掙的錢三百

元，典了三畝地種棉花，自己上糞、下種、挖苗、鋤地……，每人分得足夠織一身衣服布的棉花——八斤。她們還會在月光下搶割了七畝豆子，全部搬到場上，當晚還給本莊的一家喪家壓了一百斤米，做起兩雙鞋子。

全木廠的一百八十二人，除了參軍和脫離生產的十三人，還有一百六十九人，現在完全穿上了棉襖棉袴，吃上了高粱煎餅，老年人受到特別優待，吃上細糧了。學習的情緒也提高了，兒童、青年、壯年，婦女都百分之百的參加了學習，文化上也在翻身了。

抱犇崗依然像老和尚那樣跌坐在那兒，但這兒的老百姓已過着從未有過的民主自由富足的幸福生活，一切災難已成爲過去的歷史了。

十二月八日於魯南

## 生產發家的楊家棗行

聞 昊

楊家棗行村是渤海區博興縣東北部的一個偏僻的村莊，位於白沙土地帶。往年間，在敵偽的壓榨之下，尤其在封建勢力剝削之下，人民過着苦難的生活，窮困與災難，不斷向人們襲擊。自從八路軍解放了這塊地區以後，人們逐漸甦生了，特別在一九四四年，實行了減租減息，改善了人民生活；推翻了封建勢力熊樂村的統治，羣衆獲得了翻身。從此，羣衆的情緒高漲了，生產熱忱增加了，村中呈現出一種活躍的新氣象。正因為如此，在四五年初，這莊有六、七十個青年直接參加了主力軍，而且湧現出了楊東升家一門四英雄（楊東日、楊東明、和楊東升的兩個兒子）的模範家庭。青年參軍後，勞動力相對減少，全村一百九十六戶，二千三百十五畝地，整勞動力只剩一百二十六名，半勞動力四十四名，每一勞動力平均要種十六畝地，若不組織起來，生產是會成問題的。

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響應了民主政府組織起來進行大生產運動的號召，在村農教會主任楊恆倫的領導之下，組織了生產委員會，領導本村的生產。全村一百九十六戶中，除了沒有公民權的楊明綱

和自私自利的楊峯松二戶外，統統組織成十七個插夥組（即變工組）其中計富農十三戶，中農一百二十六戶，貧農五十五戶；組織起來的插夥牲口有牛四十三頭，驢四十五匹，騾十二匹。爲了刺激生產情緒，全村召開大會，民主選舉了組長，討論了計工、找工等辦法，並決定選舉勞動模範的條件，動員大家爭取模範，秋後獎勵，以引起競賽；在競賽的條件中，有『保證做好優待抗屬工作』，『保證組內團結到底，不垮台』，『保證開荒十大畝』……等，大大的提高了生產熱潮。

『組織起來，幹活省工』，於是他們又進行了副業生產，以解決剩餘勞動。這裏主要的是運輸推鹽，即到廣北買鹽，推到博興西部去賣，每趟可掙利三百元到四百元。楊之同組第一個開始，先後共掙了七千多元，全組七個勞動力，每人分得一千多元；其他各組，也都掙得二千三千的。此外，並有五個組開了四十二畝荒，收得糧食四十二石六斗。這些額外收入，一般的將家庭的零用解決了。

他們更照顧了抗屬，分別抗屬的富、中、貧三種不同情況，給予或多或少的幫助，貧的多幫助些，富的少幫助些，對特別貧苦的抗屬，實行了救濟，如第一次救濟了二十五戶，第二次救濟了二十八戶，共粗糧十六石八斗。當種豆時，貧苦抗屬沒有種子，動員富農自願的借出了二石四斗。如此，就完全解決了抗屬的困難。

此外，他們村裏又由合作模範楊東升領導，組織了一個包括紡織、消費、染坊、藥舖四個部門的

綜合性合作社，有社員七百三十多名，資金三萬五千多元。去年九個月的結賬，就贏利三萬二千多元，差不多合一本一利。而且，這合作社是爲全村服務的，收集農產品時，價格比市價爲高，賣出日用品時則比市價爲低，將這部分收益算一算，那末至少也在四萬元以上。因此，去年九個月來，這個合作社的實際收益在七萬元以上，它的確改善了人民生活不少。

在這大生產運動中，婦女的生產情緒也很高，她們不僅組織了紡織組，積極紡線織布，而且在「婦女下坡最光榮，婦女不落人後」的口號啓發鼓勵下，有三十七個婦女開始下坡，鋤地七十三畝，並給軍隊割穀二十畝。此外並在秋後修汽車路時，婦女們爭着拉碌軸。由於婦女積極下坡，提高了婦女社會地位，使一般男人輕女重男的觀點有了大大轉變，有的說：「婦女真是能，不光會紡線織布，還會鋤地，和男人一樣的拉着碌軸軋路。」在此影響下，更刺激了男人的生產，特別是修汽車路時，有些老頭也很快的拿着鋤積極的去修路。

這莊小學校中的小學生，也積極生產了。全校有一百十八個小學生，種地二十一畝，產花生七百十斤，大豆五千七百四十斤，拾柴兩千五百斤，養雞盈利一百四十元，拾糞十六大車，包工鋤工掙洋一千二百五十元，總計合洋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八元。同時掌握了學習與生產的結合，在這樣的生產中，他們的功課非但沒有放鬆，而且獲得了優良的成績，因爲「學與做合一」是能够提高學習效率

的。

「每人要種十六畝地，生產很成問題」，這本來是楊家棗行一般羣衆的輿論。可是組織起來後，全村土地得到了適時的耕、種、鋤、割，並適當的照顧了抗屬，而且適當的運用了勞動力，還開了四十二畝荒地，發展了副業。此外，插夥組內並替軍隊割糧二十畝，割高粱四十畝，打豆場一百二十畝，挖花生三畝。正因為組織起來了集體生產，全村二千二百十五畝地，產糧三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四四年只二千三百七十七石）平均每畝二石五斗，比往年多收三分之一。全村七百七十口人，每人可平均四石五斗多，作到耕一餘二。同時正因為組織起來，在原有土地上加工，以及與副業結合，參加插夥組的十三戶富農更富了，中農上升爲富農的有楊子忠、楊德明等六戶；在五十五戶貧農中，生活大大改善與提高了，並有楊學森、楊文明等十六戶上升爲中農。家家戶戶均有吃有穿，以前由政府優待的六戶抗屬，自動提出不用政府再優待了，全村最貧苦的兩個寡婦也有吃有穿了。人們在歡呼着：「寡婦也翻身了，若不是共產黨領導，那能有這一天」。『俺從生產中澈底翻身』，楊前有當豆子上場時，他高興得領着區裏的同志到他場裏，指着豆子嶺很自在的說：『看我今年的豆子，真是場園裏盛不下了。』

楊家棗行，就這樣的從生產發家中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了。

一九四六、二、二。

## 大店破產地王上升

汪淵

莒南大店莊星北家先是地主，在敵偽和反共軍統治下破產流亡，在八路軍保護下，民主政府救濟下，參加了生產，又上升爲中農。他家原擁有三頃多地，住着高房瓦屋，抗戰開始那年，還有六十畝地，雇着三個女工，三個男工，車進去，馬出來，吃香的喝好的。莊星北本人還吸着大烟。

一九三八年春，敵人到大店按了據點，莊星北一家七口逃難到良店，靠賣地生活。敵人走後，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又來了，莊星北遂就落得指地皆無，又不敢做買賣（怕國民黨軍隊搶）。他的老婆就帶着孩子去投親戚。莊星北守住房屋賣傢具度日。

一九四二年八路軍開到大店，莊星北在八路軍的影響下，開始參加抗戰工作，民主政府成立後，社會秩序逐漸安定，各階層都努力恢復生產，莊星北一家兩輛紡線車，一集紡三斤線糴糧食吃，維持着全家生活。後來莊星北又參加了區公所當文書，家庭每年都受到政府優救，冬天也穿上了新棉衣（以前的棉衣被敵人搶走了）。後來他老婆害病化了兩千多元，也多由他家孩子們的生產和在政府的

幫助下解決了。

大店羣衆減租翻身後紛紛買地，莊星北心裏想：『得買幾畝地種才牢靠』，就賣了房子，還上債，又置了十三畝多好地，到今年春上，他自己種了七畝半（其餘的出租），也參加了變工組，在全組幫助下，解決了缺乏農具、牲畜的困難，如今他自己已能頂半個勞動力，他大兒頂上全勞動力，莊稼長的也不比別人壞。麥收時全家都下湖拔麥子，感到很愉快。

現在，莊星北家已過着中農生活。全家都參加了羣衆團體。他的老婆常說：『以前舊社會裏俺幹活就覺着怪丟人，連頭也抬不起來，現在俺幹活覺着很光榮！我就試着新社會好』。又說：『八路軍能打鬼子能生產，天生是好，跟着八路軍學，日子沒有過不好的。』莊星北全家下半年的生產計劃是養豬、織布、賣豆腐、捲烟，全家都生產，並準備添置農具。

一九四五、七、二九。



## 建設中的萊陽城

新華社膠東分社

萊城位於膠東中心，是煙青路上一重要城市。在解放後的四個多月中，雖由於敵偽七八年的殘酷掠奪，弄得滿目瘡痍，及蔣敵偽合流的青島物價昂貴，給萊陽繁榮以很大影響，但在萊城設計會的幾次研究，及黨政軍民，萊城廣大羣衆的努力下，萊陽面目已大爲改觀。

首先是成立了電燈公司，該公司的建設，開始於去年十月下旬全體工人同志發揮了工人階級的勞動特色，緊張工作。他們的口號是：「堅決突擊到底，堅持到燈亮！」自己搬運磚泥，修蓋房舍，埋電桿，掛電線搬機器，裝機器，一直到發電前後，共爲五十六天，在全體工人的一致努力下，終於在十二月二十號，開始發電，現在全城大街，均設有路燈，每當入夜，電燈光即照耀全城。

民主政府頒佈了商業政策，博得商家的熱烈擁護，政府在撫育商家，繁榮市面上，會盡了最大努力，發放了工商業貸款四十三萬五千餘元。商號、小販，迅速的由一百一十三家，增至三百八十三家。隨着全市的繁榮，南關集也空前繁榮和擴大。集面由二十五家賣布的，增至五十餘家，豬肉架由

三個增至三十多個；在自由貿易獎勵私人企業與生產的方針下，許多出賣非羣衆必需品的商家，多已轉業。如恆泰湧的燒鍋，現已轉爲織布廠和彈藥廠。織布的工人，多係貧苦婦女和有組織的婦女。這一方面，解決了婦女的生活問題，又解決了廠方沒有工人的問題，其他如德興利的燒銅鋪等，亦正在籌劃轉辦織布廠，織襪廠，煙草公司等。同興鞋鋪，除仍繼續開設外，並增設一同力印刷廠，政府爲幫助其發展，投入一印刷機。其他商家，亦紛紛集資籌劃成立商店合作社。

軍區交通部，又開設火磨房一處，不但即可開始磨粉。這火磨的按設，將大大減輕羣衆的勞役。萊城設立了很多羣衆教育場所，以有效的加強羣衆教育。城關鎮各村普遍設立冬學，每日到校男女三千餘人。小學由五處，增至十處。到校學生七百二十餘。絕大部份失學兒童，正在設法使其入學。城內又成立民衆教育館一處，市民、學生、機關部隊人員，都到館內閱讀，現在館內正在裝置收音機，以便廣大羣衆聽取各地消息。

城內衛生建設，也大爲改進。增設公共廁所十四處，垃圾箱十八個。訓練了衛生員十八名，設大衆澡池塘一座。每日洗澡者達二百餘人，電燈公司的洗澡池塘不日亦可收客。

解放四月的萊城建設，是在大踏步的邁進着。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 民主搖籃裏的烟台

新華社膠東分社

烟台是華北著名商埠之一。全市人口約十五萬。水陸交通暢達，商業極爲繁盛，大小工廠有五百七十座，商號四千二百餘家，戰前以花邊、髮網爲大宗出口，普遍銷售於歐、亞、美三大洲，尤以南美、英屬印度和南洋羣島爲最多。但自淪陷後，在敵僞野蠻摧殘下，交通斷絕，花邊業與髮網業，均已倒閉。其餘商業，亦紛紛倒閉歇業，僅二十三年一年內，即被敵僞勒索去各種商稅一百五十萬元之多。從這個簡單數字，就可看出敵僞的血腥掠奪了。

抗戰以來，八路軍會四次攻打烟台，終於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烟台人民與地下軍配合下，八路軍將烟台敵人趕跑，從此。烟台人民便解脫了敵僞的統治枷鎖，過着幸福的生活。這是我軍民用血肉換來的果實。

## 一、民主政權的樹立

隨軍入煙之市政府，立即摧毀偽區公所、坊、保、甲等偽政權，並根據自然地理條件，與羣衆習慣，重新劃分區、村、街里，由全市人民自己投票選舉了各級行政委員會，工人、苦力、農民、店員、經理、學生、教員、醫生、漁夫、船夫、理髮匠等各階層人士，都得到了參政的機會。全市各村，共有行政委員六百八十六人，其中有婦女五十名。現在全市一百五十六村，全部建立了民主政權。

## 二、人民生活

我煙台市政府先後撥糧三百多萬斤，鹽六十一萬斤，棉花兩萬五千斤，救濟了全市十餘萬人。被救濟的貧民，感動得哭了。公營工廠工人工資，都比以前大爲提高。如電燈公司技術工人在敵偽統治時，每人每月配給糧不超過一百一十斤，現在工人衣食，除由政府全部供給外，每人每月發給薪糧二

百五十斤。現在市內外羣衆，都進行着轟轟烈烈的反漢奸和減租增資的羣衆團爭，並得到很大勝利。都感覺到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現在已有三萬二千零三十六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學生、店員、小販參加了自己的組織。並有工人武裝八百多人，配合八路軍武裝保衛着煙台。政府又撥糧、棉花、鹹魚等各一宗，救濟了抗屬。抗屬們都非常感謝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和照顧。

### 三、煙台商業

在民主政府扶植下，煙市工商業猛烈發展。過去敵僞統治下之華北水產組合石炭公司，華北航運公司之商人股本，及被敵僞奪佔之私人財產，一律發還。最近重新成立山東航運有限公司，煙台水產有限公司，罐頭工廠，煤炭場等。商業方面，已取消行會，及公定價格，實行自由貿易，各商號按照自己貨色之高低好壞，自行定價。自實行這辦法後，物價日趨平穩。如包米由每斤十一元，下降至四元，其他物價也同樣下降。政府爲使工商業更繁榮，曾發放大批低利貸款，扶助中小商人。現在各商號正在積極策劃如何擴展自己的營業。

#### 四、教育事業

煙台共有公立和私立中學八處，小學七十六處，共有中小學學生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人。我軍攻克煙台一週內，就一律恢復上課。現在煙市政府。已將各中小學進行初步改革。市立一男中與一女中合併爲東山中學，市立二男中和二女中合併爲毓璜頂中學。二男中之高中學生，合併於東山中學之高中部。

另外煙市尚有以貧苦兒童爲主的義救小學，與簡易小學，也根據市民需要，轉變爲民校。現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店員、經理、工人、市民，均得到輪流學習的機會。

在我市政府的初步改革後學生又紛紛入學。據統計，在敵偽統治時，共有小學學生一千四百二十六名，現在則增加到兩千六百九十三名。各學校都成立了學生會。有六千七百二十三個學生，參加了組織。得到了出版、言論及參加社會活動的自由。

在敵人統治時，教員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中學教員每人每月的待遇不超過一百斤糧。很多教員爲了維持生活，除教學外，還得在街上賣醬菜，賣破爛，以補救於萬一。我民主政府見到此種困難情

形，除按其家庭人數，每人發給救濟糧五十斤，並規定中小學教員及勤雜人員，每人每月給食糧八十斤以外，中學教員，每月發給薪糧一百二十斤；小學教員，每月八十斤；勤雜人員每月六十斤；他們都感激的說：『民主政府待我們真是太週到了。』

## 五、煙台是煙台人民的

在民主搖籃裏的煙台十五萬人民，正在建設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九月二十九日，海面上忽然來了美國海軍和陸戰隊，要求攻克煙台的八路軍，和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府撤出煙台。經過我軍政民一體據理抗議，美軍駐華兩棲作戰部隊司令部，始聲明『美軍無軍事理由在該處登陸』，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月十九日，又竄來偽匪張立葵部的船隻，他們掛着美國旗自稱『中央軍』，『奉命』來向煙台人民『收復』煙台。這一夥無恥的逃逸的戰爭罪犯的竄擾，激起了煙台軍民萬丈怒火。十月二十九日我軍民緊密配合起來，一舉將偽匪擊潰，這勝利堅定與鞏固了煙台軍民保衛用自己的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的信心。他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回擊侵犯的反動者。

煙台在全市軍民的捍衛與愛護下，正在進行偉大的建設，這正如住煙希臘僑民巴蒂斯說：『我十

分相信，在這樣賢能的政府管理下，一定會很快繁榮起來的。」

一九四五、一一、十五。



## 解放後的惠民城

聞 吳

惠民城是魯北（今山東渤海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一個大城，即就工商業而言，在戰前就很發達，計有英美煙草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亞美煤油行、洋布店、估衣店、茶店、鐵行、洋廣雜貨店、中西藥舖三百十三家。一九三七年冬，日寇佔領該城後，實行恐怖統治，大量搜括，外國洋行，盡被敵偽沒收，重要糧棉出售及火柴煤油等，敵人均操縱「配給」，其他小商號也在敵偽敲榨統制以及所謂「國家累進稅」，「省實業稅」，「地方稅」（買一斗糧食，即交稅十元），「特別捐」，「獻金」等數十種苛雜稅底下，大部份倒閉了；所剩者除去敵人的「大劍公司」、「合作社」及幾個投機商人與敵偽官辦的商號外，私人營業寥寥無幾，市面畸形，怪象百出，人民買不到日用必需品，而敵偽從濟南運來之奢侈品則充斥市場。其他如屠殺無辜人民，強佔民房，霸佔土地築飛機場……等，無惡不作，以致生靈塗炭，形成人間地獄。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路軍配合惠民地下軍攻克惠民城，民主政府立即建立起來，確立了革命秩

序，肅清了敵偽殘餘勢力，拯救了苦難中的人民。

首先，民主政府對貧苦市民進行了救濟與貸糧。只麥種貸款一項，就達本幣五萬七千八百二十元之多，七百三十九家的麥種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能種麥子二千八百九十畝。在救濟方面，計有三百七十二戶，一千零二十人，解決了當前的生活問題，共有糧二萬零六百四十斤。此外，敵人在惠民修築飛機場和農場，所侵佔民地三千三百八十畝，完全交還人民，並免除其三年負擔。凡敵偽所強佔的民房，亦完全發還原主。老百姓都說：「俺還第一次看到有這樣好的政府。」

其次，在工商業方面，民主政府實行了積極扶植的政策：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改造敵偽主持的商會，整頓貨幣，穩定貨價，發放工商低利貸款，於是各業就迅速恢復起來了。商號經政府扶持而恢復與新建者達六十餘家，並幫助成立了掃硝組二十七家，過去織襪子和做鞋子的小手工業，都悉數恢復。工商管理局爲了解決商人購買貨物的困難，大批從外面購進貨物，批發給商人。糧食市上每天已能銷售食糧四、五十石，每五天一次的大集，能銷售棉花六千斤以上了。從此惠民的市場又熱鬧起來了。

再次，在民主政府的寬大政策感召下，過去偽軍偽組織人員，先後向民主政府自動悔過者，已達三百多人，他們都能誠懇的表現：「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比如今日生」的決心，來改正自

己的錯誤，爲人民服務。民主政府歡迎他們的悔悟，凡是真正悔悟的，完全保證了他們的人權、物權、財權與工作權。

更次，文化教育事業，也已恢復起來，二百多個教員，組成了教育研究會，從事發展教育工作；渤海公學，惠民中學及各小學，都已先後開學上課；婦女識字班，青年補習班，讀報組等羣衆教育工作，也在熱烈開展中。

在這樣的善政實施下，市民的覺悟提高了，工、農、商、青、婦等羣衆團體，自動的組織起來，在今年二七紀念大會上，僅僅有組織的工友，就到了一千三百多人。他們正在用自己的手，保衛勝利的果實哩！

解放後的惠民城的人民中，流傳着『五多』與『五了』的話語，什麼『五多』呢？家家戶存糧多，存草多，老百姓出入自由多，街上做買賣的多，市上日用必需品多。什麼『五了』呢？惠民見不到敲詐勒索了，游手好閒，大吃大喝的醉漢沒有了，出入城門不用鞠躬了，辦公人員不挨打不挨罵了。這『五多』與『五了』正說明了解放後的惠民人民是多麼衷心的愉快啊！

## 臨沂風光

李 魯

跟着執行小組的飛機，我到了臨沂。這是山東解放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山東參議會、省政府、山東軍區司令部和新四軍司令部等山東的首要機關，都設立在這裏。那幾天正在下轉之後，從飛機上往下看，太陽光照耀着萬里白雪，對於我這個從重慶來的人，尤其是一種驚人的奇觀。事先從北平發出的電報沒有收到，機關不知道我們今天到來，首先來迎接飛機的是一些過路的老百姓；有幾個身上背着槍。特別是幾個帶手槍和駁壳槍的。用紅的或綠的布把槍包着，襯着他們黑色的或青色的便衣，更顯出一種樸素而動人的英雄風味。憑着我對解放區的有限的常識，我知道他們是「民兵」，把武裝交給老百姓，人人有武裝抗敵的自由，這是解放區所以制勝的原因之一；從前板垣師團以精兵二萬之衆奪過去的台兒莊，去年就是由這種背槍的老百姓光復的。如今我親眼看見這些英雄們了。在人叢中，我又發現一面橫旗，上面是「十里鋪減租會」幾個大字。當那打旗的兩個人轉動身子的時候，我看見旗子後面寫着「擁護和平實現」，旗子下面的一簇人手裏，拿着鑼鼓、鐃板之類，看

樣子是去開什麼羣衆大會的。所有這一切和那耀眼的白雪，冬日的陽光，都給我一種暖洋洋的感覺，懷着虔誠的朝禮者的心情，我跟着人民向城內走去。

臨沂城並不很大，解放也不過幾個月，在敵偽時代是所謂沂州道尹的所在地，因爲地位適當，交通方便，東南西北都有汽車路，所以被選做山東解放區的中心。城牆上寫着一副「唯有實行民主，才能鞏固和平」的大標語。市集很熱鬧，有肥皂、紙煙、布疋、襪子、手巾、牙刷等等。菜蔬攤子更是不少，此外肉攤，醬油擔，賣滷豬肉或專門由清真教門經營的熟牛肉擔以及大餅、鍋貼攤子，幾乎每走二三十步就有一家。

後來據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氏（他現在是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和實業廳長）告訴我，集市的特別繁榮，是解放區經濟的一大特色，臨沂南關集，比敵佔時擴大了二十倍，農民的生活改善了，購買者主要是農民。布疋肥皂等工業品，也由農村供給。這是農村經濟發達的反映，不僅臨沂如此，就像烟台那樣已經現代化了的大都市，解放之後，周圍也發展了許多大集市，現在每天有兩三萬人作交易。城內的大商店也去擺攤子，因爲購買者主要的是農民，他們還害怕跑商店，於是大老闆們也不得不來遷就他們這批大主顧。農民們如今也吃肉了。以臨沂縣爲例，抗戰前每十五里有一集，每集銷十個豬，現在每一集銷一百到二百個豬。大地方五天兩集，小地方五天一集，過去殺一頭豬，平均只有五

六十斤，現在殺的豬，平均在一百一二十斤左右。

物價的便宜，尤其使我這個重慶人羨慕不已，豬肉每斤老秤十四元，去年城剛解放時僅六元，半月前漲到八元，舊歷年關才漲到這個數目。走過一個貨攤時，我看見一種四邊抽線的大手帕，問問價錢，只要三塊錢一條。在重慶大概至少也得五六百法幣吧！幾個月前，麥子每斤僅二元五到三元，最近一月來漲到五元，所有這一切，都是說的解放區北海銀行的票子。法幣在解放區市場上停止使用，只有一定的比價，現在每十元抵一元北海票，關於物價的如此低廉，何以最近有上漲的趨勢，以及何以停用法幣禁用偽鈔，我會特別和薛暮橋氏做過一夜的深談。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不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問題很大，而且關係重要，想來，極爲讀者所關心，記者願另文詳細介紹。簡單的說：偽鈔固屬是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在敵人掠奪政策之下，法幣也變了質，不同於過去的法幣，而成爲敵人宰割的工具。因而，不得不停用法幣，主要的就由於這個政策的成功，才在抗戰期間，取得了勝利，在敵人投降之後，保留了這一片乾淨土，就於北海票一元折合法幣十元偽聯銀卷五十元計算，今日解放區的物價，不也是比重慶、成都和上海、北平等地便宜得多嗎？

解放區人民是幸運的，不僅是在物價便宜一點上。臨沂約有三萬人口，解放後所有這些人家，幾乎陷於全部失業。因爲全部人口中奸僞人員家屬，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做僞生意的約佔百分之

三十以上，如飯館、澡塘、旅館、大烟館、妓女等，大部分都是做的好僞的生意。解放之後，好僞們肅清了。打官司候差事的都沒有了，解決失業便成爲民主政府首要的問題。解放軍攻城是在夏天，守城的僞軍許蘭笙，曾經搶掠了許多老百姓的棉衣，用花生油浸着，在城牆上燒了一個月。因此，解決冬衣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幫助一切新解放地區的人民解決生活，一般的有三個方法先後實施，臨沂也不例外：第一是發放救濟糧；第二是沒收僞產分配；第三是幫助老百姓生產。前兩者，都有窮盡的時候，唯有後者可以給每一個老百姓開拓無限的財源，這才是解決問題最可靠的辦法。以前全城沒有一家人紡線織布，政府成立生產推進社後，供給老百姓資本、工具和原料，一個月內發展了八百輛紡車，和打毛線的一千多人，製硝的二百多家，這僅是指有組織的而言，無組織的零星的散戶還在內。製成品都由政府收買，不用就心沒人要。當然，這必須是爲老百姓着想，必須是利於老百姓的買賣，否則發展不起的。叫人安心改行固屬不是容易的事，叫人踴躍改行尤其是困難的工作。這當中的實際的看得見的利益，是一種有力的吸引。但是在這種利益還沒有明顯爲一般人民所體驗之前，推進社以及政府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挨家挨戶訪問勸說的功勞，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我跑到生產推進社去，門口擠滿了人，熱鬧的很。當一個工作同志告訴我這些數目字的時候，她的興奮的神色，深深的鼓舞了我，使我不覺傻里傻氣的問道：「你們很快樂，是吧？」

「當然呀」她答道：「起先老百姓不大相信，現在可歡迎得很哩！」講到老百姓怎樣歡迎他們的時候，她像小孩子一樣的高興起來。

這種喜悅的神情，我在解放區每一個工作者的臉上都看得到。在臨沂我所接觸的主要的是一部份政權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從臨沂飛回濟南的第二天，我又到泰安城外，和八路軍的一支部隊生活了好幾天，這支部隊就是名震滬杭的浙東縱隊何克希部，去年九月才奉命北撤，三個多月前也才來到山東的，他們是八路軍、新四軍中所有戰鬥最頻繁生活最艱苦的部隊之一，然而他們同樣興緻勃勃，神采飛揚。老實說，我自己總覺着這八年來，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艱苦的不堪想像，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快樂；反而奇怪，我們在大後方的人爲什麼能够在特務制度檢查制度之下堅持得這樣久，因而反過來對我們深致其同情與慰問。我和他們許多人一再談論，原因是很明顯的：一個愛國者的快樂是戰敗敵人，一個革命者的快樂是爲人民服務，——這兩者他們都有了，我敬佩他們，羨慕他們。



## 曲阜瞻禮

康矛召

我和合衆社記者羅爾波先生渡過了那離奇的『兗州之夜』以後，又開始了曲阜之行。

汽車避開那子彈襲擊的危險區繞城而行，崎嶇不平的小道，使我們在巔簸之餘也無心貪賞古城的塔影了。半小時後，汽車在一條河邊停下。因爲河橋被僞軍吳化文控制不許通行，我們只得下車渡河，再換汽車。

我們下車返望，那古城的塔影倒越發離我們近了。司機的告訴我們，這裏離出發地直路不過七八里，可是我們却繞行了二十里之遙了，羅爾波先生因此有感，他表示應該解散兗州僞軍的種種理由以外，他又親身體驗到恢復交通也是重要的理由之一。

換車後，我們朝曲阜直駛，在道旁白楊的疏枝裏，一座峨巍輝煌的宮殿漸漸浮現在曲阜的城頭，金碧交輝，這便是孔廟的大成殿。

下車後，承駐軍警八旅賀健將軍的熱情款待，陪同我們瞻禮孔廟。賀健將軍的部隊於去年除夕的前夜，殲滅了八年來蹂躪『聖地』的敵僞軍，以第一支解放軍的雄姿出現在古城市民的眼中。他們在

作戰以前，曾經重申共產黨保護孔廟古蹟的指示，因此，他們的部隊都能以自覺的紀律去遵行。

曲阜街道不很寬大，我們在稠衆的行人中，擠向前去。新華書店門口進出來往的人更多，我在書店門口第一次看見一張奇異的廣告『本店書籍，暫停出售』，原因是他們的書籍被爭購之餘，不得不留出幾本供人參觀和閱覽了。

我們一進那古柏參天的廟廊，立刻呼吸到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雖然遊人絡繹，但是那古柏蔭下的鋪石幾乎還是一塵不染。我們從唯一開放着的側門步入『至聖廟』，門柱上貼着曲泗縣政府保護孔廟、孔府的告示，一羣遊客正在仰首細讀，大廟裏柏蔭更顯得蒼鬱，有兩棵古柏大可合抱。孔子手植檜就在古柏之下。那是一截死去了的枯木，但爲保護古蹟，有一個大玻璃籠罩在土面。

大成殿前圍着一圈美麗的石欄杆，殿前的八根大龍柱高約二丈，彫刻的極爲生動，據說係自北京運來。那些農民呆望着張舞欲飛的龍柱，不禁流下淚來，我以爲他們是被人力的奇蹟所感。不！他們說正是由於這些奇蹟才造成了他們的貧困。今天那些翻了身的農民，走進了世世輩輩難以得進的聖殿，於是發現了他們祖先被勞役剝削的結晶。對着先人苦役的痕跡。他們又怎能不掉下幾顆傷心的淚來。

遊罷了孔廟，我們便去拜訪孔府。在『至聖府』的條額下，站着一對青衣紅領章的警察，我們走

進了一重重空曠的院堂，最後到了「衍聖公」孔德成過去的住室，室內有孔德成的新式婚禮照片，桌椅沙發全是西式，鋼絲床上還鋪着一床豔麗的錦褥，我不禁爲那無衣禦寒的貧民默嘆！

我們得奉祠官的同意，穿了一身祭孔的主祭服與奉祠官合攝一影。孔耀卿先生係美國留學生，現執教於曲阜師範，他對八路軍解放曲阜後對孔廟孔府的保護表示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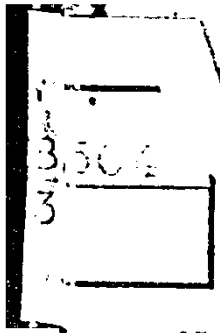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們去參觀曲阜師範時，又於孔先生相見。曲阜師範及附中附小共有學生千餘人，我們進校的時候，正遇着一大羣放學的男女學生，他們手挾書包，臉上浮着愉快的笑容。尤其那些附小的學生，把我們圍得進退不得。我問他們爲什麼不怕八路軍，一個小孩子很稚氣的靠在我身上說：「八路軍待老百姓好！」另一個女孩子湊過來補充道：「對我們小孩子最好了。」

據孔先生告訴羅爾波說，該校學生應不止此數，因爲軍吳化文盤踞兗州，不許學生來解放區上學，所以還有很大一部分學生關在兗州城內，假如兗州僞軍問題解決，一定還有大批學生復學。

孔陵在城東五里，路旁古柏成行，守陵老漢爲我們嚮導，經過子思和孔鯉的陵後，便是孔子墓。旁邊有子貢守墓廬。我們憑吊古墓，賀健將軍與羅爾波氏並在陵前向這古代的思想家鞠躬致敬。

回到招待所後，我得到了一張報導孔廟古蹟已被共產黨踐踏殆盡的山東「民國日報」。這使我不能不大笑，也許這位「民國日報」的記者是在魂遊「反共幻境」吧！

一九四六·三·二十六



東人民的新生

1950年10月初版 印. 10000.

定價：4.80元

150